



中国教育科研参考

2022年第15期
总第(529)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

2022年08月15日

目 录

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助推技能社会建设.....	石伟平 (02)
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与新使命.....	朱德全 杨 磊 (04)
职业本科教育办学的困境与突破.....	李 政 (12)
职业本科教育的政策演进、内在意蕴与发展策略.....	赵惠莉 顾栋梁 王亚鹏 (17)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现状、困境及推进策略.....	罗校清 李锡辉 (23)
职业本科教育的实践探索、发展瓶颈与推进策略.....	梁克东 (29)

编者的话: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从 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决定》首次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到 2019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确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再到 2022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要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指明了我国职业本科教育的基本方向和总体路径。为深化对职业本科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本刊以“职业本科教育发展”为选题,集中选编若干文章,供读者参阅。

主编:郝清杰 本期执行主编:王者鹤 责任编辑:段爱峰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5号世宁大厦二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
邮编:100191 电话:(010)82289239
电子信箱:gaoyanbianjibu@163.com
网址:www.cahe.edu.cn(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动态栏目)

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助推技能社会建设

石伟平

职业教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之一。自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始终坚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大政方针。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各级各类职业教育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中国也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新的国际格局正在形成，新的现代化模式变得更加多元，人类命运共同体嵌入在更加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另一方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业已形成。新的制度环境和新的发展格局给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因此，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在建设世界最大规模职业教育体系的过程中，一体化设计中职、高职、本科职业教育培养体系，关键在于职业本科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推动职普融通，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事实上，21世纪以来，技术本科、高职本科就兴起滥觞。2014年开始，3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改革。如今，在读的高职学生中近60%的人有继续求学的愿望。因此，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既是必然的战略选择，也是核心突破点和增长点所在。在高等教育逐步普及、学历社会已经初具规模的时代，从学历社会转向技能社会、建设“学历+技能”共生共荣的高质量学习型社会是中国未来的必然选择。

一、稳步发展职业本科，丰富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类型

从学历社会转向技能社会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战略转型。特别是在内卷极其严重的变革时代，教育功利化问题变得极其尖锐，学历高消费成了内卷与教育功利化的问题焦点。事实上，学历高消费不仅是教育资源的浪费，更是多样化人才、人力资本的浪费。因此，从学历社会转向技能社会，强化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选择。技能

社会对技术技能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既包括远离自然世界的抽象劳动技能，又包括亲近自然的具体劳动技能，在“体力密集型”和“脑力密集型”之间有着漫长的技术技能人才类型光谱。在工业经济逐渐转型、知识经济日益昌盛、数字经济逐渐壮大的新产业结构中，大数据与云计算将成为生产资料，互联网、物联网将成为生产关系。新的产业结构催生了新的劳动力市场布局，如今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出现了“体力密集型产业”中的低端人群面临大面积失业、“脑力密集型产业”又面临人才奇缺或者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局面。目前，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供给方主要有中职学校、技师学校、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技术本科，更高端人才培养有“双一流”大学和传统本科院校。在高职与本科之间虽有应用型技术本科，但是，应用型本科基本上转型不理想，其继续沿用传统本科的人才培养模式，技术实践、工程实践严重欠缺，高层次、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相对不足。因此，新时代党和国家稳步发展职业本科，对扩大专科层次以上的技术技能人才供给、扩大“体力密集型”和“脑力密集型”之间的人才类型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良性的人口分布是“橄榄球”结构，包括收入、年龄、学历，也包括技能。但是，因为专科层次以上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缺失，我国并未形成“橄榄球”的技能人才结构。职业本科的教育层次定位不明确，人才培养缺乏特色。职业本科院校虽然是全新的办学类型，但是在源头上多是高职升格而成，办学经验上并未脱离高职的底色。职业本科与应用型本科都是本科，在办学上又从本科层次进行相似的定位，面向的经济产业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并不明确。因此，新时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稳步发展职业本科”就是要精准对接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丰富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类型。具体来说，一是根据区域经济产业的需求有序申报、升格举办新型职业本科，不能为了办学资源、办学级别等盲目申报、升格举办职业本科；二是聚焦产业界的实践需求，面向劳动力市场缺口，职业本科教育应该加强劳动力市场的调研分析，以坚实的经济产业需求和劳动力市场数据做支撑，准确定位职业本科的办学目标和人才培养方案。

二、稳步发展职业本科，建构技术技能人才的生态体系

技能社会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结构，兴办职

业本科解决了技术技能人才类型的缺口问题，但是，更需要在本科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之外，协调处理好专科层次、本科及以上层次职业教育的关系，建构技术技能人才的生态体系。首先，在学历教育体系做好纵向贯通。按照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的精神，新时代技能社会的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一体化设计中职、高职、本科职业教育培养体系，协调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型大学的教育生态。其次，在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的体系间搭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桥梁，做好“职前职后一体化”设计，着力优化职后职业技能培训教育。最后，技能教育不能完全脱离学术教育的支撑，因此还要在横向上逐步完善“横向融通”的体制机制设计。在纵向贯通、横向融通、职前职后一体化的技能人才生态体系中，职业本科的举办既解决了学历体系教育的“断头桥”问题，为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拓展了通道，有了从“大专—本科—专业研究生学位”的可能性，又在“职前职后一体化”的职业技能体系建构中有了重大的机制性突破。

稳定发展职业本科是建构技术技能人才生态体系的枢纽性环节。然而，中国技术技能人才生态体系存在严重的问题。一是各个层级之间的贯通、流动渠道不通畅，考试、评价制度不匹配，学分与资历认证不能通用；二是各个层次的教育本身存在现实性的难题，如中职的升学教育难题、高职的质量困境、应用型本科的转型不彻底等等。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中，一是做好纵向贯通的制度设计，一体化设计中职、高职、本科职业教育培养体系，在专业目录、课程标准、教学标准等尺度上形成上下衔接的教育体系；二是在中国已经存在大批量应用型本科、高水平高职的情况下，职业本科要与高职、应用型本科错位竞争，建成“和而不同”的办学生态布局；三是充分改革职业高考，不断完善“学分银行”制度与国家资历框架，为中职学生、高职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升学与发展通道，打通走向职业本科，迈向更高技能成长体系的可能性。

三、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

事实上，稳步发展职业本科实现了技术技能人才供给的多样性，也为建构技术技能人才的生态体系提供了可行性。但是，技能社会的建设不仅仅是人才类型的多样化与人才培养体系的立体化，更重要的是在于技术技能人才质量水平的优化。因此，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说，我国职业本科院校的办学实力整体偏弱，群组内部差异悬殊，人才培养质量、办学效益问题突出。从我

国职业教育本科发展轨迹看，“本科院校创办职业教育本科”“高职与本科院校联办”“高职院校试办”和“职业（技术）大学创办”是最常见的四种办学形式。然而，各类办学形态的实力相差非常巨大，特别是新升格的职业本科都是以专科层次办学为主。第一批、第二批24所试点职业（技术）大学基本是由民办高职高专“升格”而来，只有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等几所为少数高水平的职业本科。这样办学实力整体减弱，群组内部差异悬殊，也难以形成整体的组合效应，职业本科教育的质量、口碑将会受到学生、家长、用人单位等多方的质疑。因此，在国家稳步发展职业本科的大政方针之下，党和国家、各职业本科学校必须坚持政策初衷，提升职业本科的办学质量，为技能型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人才。具体来说，可行的对策建议有三。

首先，积极吸引多元力量参与职业本科建设，构建协同治理机制。一是在政府、院校之外，积极吸引行业、企业力量参与办学，通过会商协同机制，建构职业本科院校建设的治理机制；二是在多元力量参与的基础上，引入院校研究等科学方法，重点解决职业本科院校的专业布局、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实习实训条件等难题；三是不断健全职业本科发展的制度保障、经费保障，特别要强化督导评估，以科学可行的标准督促、引领职业本科院校建设。

其次，保持住本科教育的类型属性和本科特色，优化内部治理结构。一是坚定职业教育的类型身份与地位，从职业本科教育的类型与层次准确定位办学目标，优化调整专业布局。二是始终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职教特色，在实践育人、实训育人等模式中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三是强化体制机制创新，提升院校治理现代化水平。完善内部质量保障评估体系，改善内部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打造技术技能积累和创新服务平台，提升服务地方和产业的能力，形成校内外融合发展的共同体。

最后，批判性借鉴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职业本科教育办学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的职业本科办学规律。德国“双元制”大学、英国多科技学院、日本短期大学等办学形式对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办学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是在世界最大人口规模、最大制造业体系以及最复杂地域差异的中国，职业本科办学必须要立足于中国区域的实际情况，合理借鉴发达国家的办学经验。

（石伟平，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62）

（原文刊载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发展的新格局与新使命

朱德全 杨磊

一、问题提出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明确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即是说高质量已经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表明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然而，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牵涉整个社会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的过程，需要社会各领域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其中，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就是关键路径之一。为此，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即希望通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对接与服务社会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教育体量最大的国家，要实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不外乎两个要点，一是提质培优，二是特色发展。就我国现行的教育体系而言，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最具特色的教育类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更是我国首创，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一方面能够以先进技术和新材料、新工艺加速我国制造产业的快速转型与升级，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还能够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类型化身份的变革，通过建立完善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体系为国家全面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但是，当前大部分研究主要是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来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更是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定位、实践困境、行动路向等方面。关于职业本科教育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分析框架与实践路径始终处于薄弱环节，甚至出现了只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不谈职业教育如何对接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为此，“十四五”时期在大力发

展职业本科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明晰职业本科教育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与历史使命，要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历程中逐渐探索出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而非安于职业教育一隅，空谈高质量发展。

二、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底层逻辑是指从事物的底层出发，探寻事物发展变化背后不变的价值指向，并以此为基础探究问题解决的思维方法，其包含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目的、立场、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是四者结合的最小单元闭环。职业本科教育作为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建设目标之一。要探讨新时代职业本科教育如何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明晰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与价值旨归，其次才是探讨职业本科教育如何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此，本文首先要厘清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样的底层逻辑有什么样的教育需求，而职业本科教育在这过程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一）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底层逻辑

目前，关于高质量发展概念的界定尚未出现定论，要探究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就需要对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有一个完整性的认识，基于对国家政策文本和已有研究成果梳理的前提下，本文尝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指向进行解析，其中三个层次之间是从属和包容关系，也是具体目标与终极目标的关系，如图1所示。

在宏观层面，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必须指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首次提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观。高质量一词是日常生活用语，将其作为国家重大经济政策的核心概念对我国整个经济学学科来说是有难度挑战的，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关于高质量发展概念的界定尚未出现定论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学领域，质量一词主要是指商品所具有的使用价是否

值足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然而，需要一词又是极具主观性与历史性的，并且随着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的需求也在不断改造升级。为此，从高质量提出的时代背景看，高质量发展实则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字面意思上的高品质、高水平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则是指国家的发展要更好地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以，高质量发展上位的理念是社会矛盾转化理论，高质量发展要紧扣国家发展的时代主题，由此看出，在宏观层面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必须指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中观层面，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是基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建立的高质量发展体系。关于高质量发展体系的研究最早集中在经济发展领域，但随着学界对高质量发展观研究的不断升华，学者们将高质量发展体系拓展到社会与公民共同的需求上。例如李金昌认为高质量发展体系应该由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五个要素构成；聂长飞总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相关文件精神，认为高质量发展体系应该包含产品和服务质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及经济运行状态五个方面。虽然，学界关于高质量发展体系构成要素仍然是各执己见，但通过对已有研究的词频分析可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和评价准则，且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旨在推进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为此，我们可以确定高质量发展在中观层面的底层逻辑与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有高度重合性。

在微观层面，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突出的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中的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仍然会遇到艰难险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就对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其中主要包括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针对这些问题，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由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创新，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由分配失衡转向共同富裕，由高碳增长转向绿色发展。诚如上文所述，时代的发展需求是不断变化着的，这一点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为此高质量发展需要以解决困扰国家经济社会社会的问题为前提，才能够建立起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发展体系，最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综上所述，从“需求—质量”的角度，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变化着的范畴，其内涵会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不断丰富。但万变不离其宗，高质量发展本质内涵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创新型、协调型、绿色型、开放型、共享型发展模式。高质量发展在宏观层面指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观层面指向高质量发展体系的建立，微观层面则指向经济社会具体发展战略的执行。职业本科教育作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手段与目的的统一体，就需要在遵循这一底层逻辑，并建立起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国家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底层逻辑。

(二) 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

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已经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教育发展战略，目前学界对其战略意义也做出了大量的理论探讨。为此，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本文同样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探讨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具体如图2所示。

1. 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服务国家关键性战略的重要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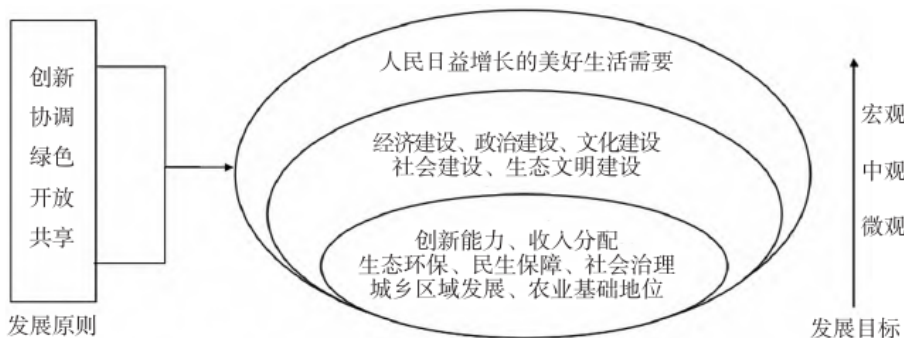


图1 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框架

段。从宏观上看，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发展在逻辑起点上是不同的，对于国家高质量发展而言，其宏观层面应该落脚于新时代国家的时代背景，去探讨高质量发展应该指向什么。而对于职业本科教育而言，其宏观层面的逻辑起点应该指向国家的具体发展问题，以国家现实需要为前提，在服务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而这些问题恰好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指向高度重合，而其自身的发展反而变成了国家高质量发展宏观与中观层面的题中之义。具体而言，基于技能型社会的视角，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时期的战略转型的重要手段，即促进我国由学历型社会向技能型社会转型。基于人才结构与高质量就业的视角，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能够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难与高技能人才供不应求的结构性就业难题，实现高质量就业。基于产业升级的视角，在“双循环”经济背景下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技能供给，加快高质量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实现我国经济的绿色发展。基于去依附的视角，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配合“中国制造2025”和“中国制造2.0”战略的技术密码，它能够缓解当前我国“技术—工业”依附发展的局面，通过技术突围克服“卡脖子”问题，使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

综上，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能够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技术型人才与技术支撑。同时，诚如上文所述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通过技术的创新加速实现我国产业体系的快速升级，实现经济发展的“碳中和”，通过人才的跨界培养改变结构性就业困难，实现高质量就业。可以看出，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可

业本科教育可与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共享一套发展原则，但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背后还有一层隐喻，就是变革我国人才观，即真正实现“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皆尽其才”的人才发展愿景，因此，在其发展原则上还应增加平等原则。

2. 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满足人民美好教育需要的现实回应。高质量发展宏观层面指向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中美好生活需求就包含对美好教育的需求，即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同样，高质量发展在中观层面也包含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这一重要民生任务。目前，我国教育最为突出的问题不是教育质量的问题，而是教育过度焦虑的问题，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教育内卷”的话题。按照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观点，我国已经步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教育焦虑应该随之减轻才对，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因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是基于高校的大面积扩招，特别是以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为前提。然而，高等职业教育在设立之初是中职和本科之间的“夹层教育”，在公众心中专科生和本科生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学历鄙视链，即使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占到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等职业教育却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制约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普及。为此，在中观层面，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打破职业教育专科“天花板”的魔咒，改变人们对职业教育作为次等教育的固有认知，同时创造更多更加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本科学位，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教育需要。

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美好教育需求的现实回应，其理由如下：首先，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缓解民众的入学焦虑。当前，我国在推行“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时

出现了巨大的现实阻力，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家长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断头桥”教育，孩子一旦进了职业教育序列，就与本科教育无缘。为此，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将会创造更多更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本科学位，合理地增加本科教育的入学机会。学生选择不同的教育类型是根据自身兴趣爱好和个人特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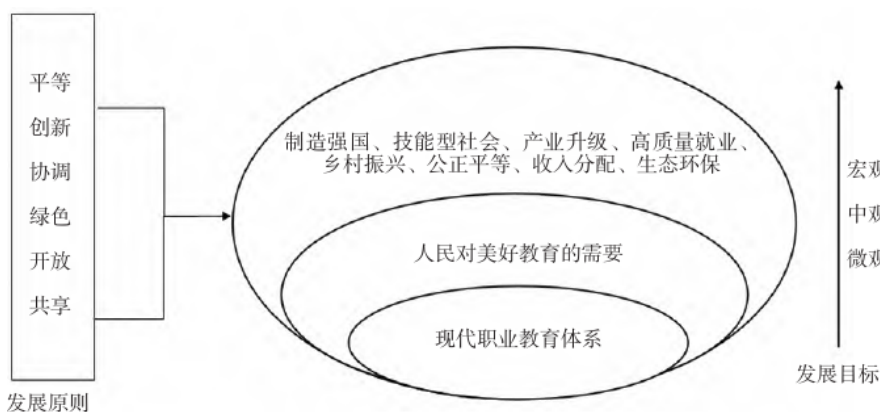


图2 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框架

而非一味地追求学历，部分不适应学术型教育的学生也不用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白白损耗自身的聪明才智。其次，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促进教育公平再升级。当前，我国最大规模的教育分流是中考和高考，考试比拼的是学生的学业成绩，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具有效率和公平性的教育分流机制，但这里的公平更多是指程序上的正义。然而，社会的发展需要多元化的人才，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为不同类型的人才提供更加公平的升学途径，实现教育从程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最后，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改善我国当前结构性就业困难，克服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我国学术型人才过剩已经严重影响大学生就业，但家长和学生却还在拼命往里面挤，继续加重大学生就业难度，甚至出现新一轮的“读书无用”的观点。然而，同期我国却存在高级技工的巨大缺口，现存9亿劳动力人口中，技能人才占比仅为26%，未来5年内38个新职业人才缺口超过9000万。为此，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有利于我国教育体系的完善，破解结构性就业难题，实现人们对高质量教育的期许。

3. 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临门一脚。严格意义上，高等职业教育是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办学形式，国际上则鲜有提及，“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更是我国首创，即是说，高等职业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教育类别。我国高质量发展要遵循开放的发展原则，既是要学习国外先进的发展经验，同样也要让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成果走出国门。要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教育作为依托，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又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为此，从微观上看，发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是出色完成现代教育体系建设的临门一脚。

第一，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大幅度提升我国职业教育整体办学质量、办学吸引力、社会服务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在院校建设、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和产教融合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在职业本科教育未建设之前所有的成绩都只是量变，职业教育办学标准始终停留在专科层次，而标准就决定了办学质量，因此，当职业本科教育提出自己的办学标准时，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就有了产生质变的可能性。第二，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真正打通

职业教育纵向贯通的学制体系。2019年2月，国务院颁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全面建成”，其中，初步建成层次分明的职业教育学制是主要标志之一。但是，目前我国仅建成职业（技术）大学28所，本科层次院校的数量占高等职业学校数量比重仅为1.8%，招生人数占比仅为1.1%左右，只有极少数的学生能够接受完整且连贯的学历型职业教育。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到2025年我国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所以，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才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本科学位，从而将纵向贯通的学职业教育制体系从理论转变为现实。第三，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横向融通，加速职业教育类型化变革。从我国目前设计的国家资历框架可以看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可以通过学习成果互换的形式实现二者平等互换。但是，苦于职业本科院校建设和相应的教学标准颁布的进度滞后，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之间能实现学历对等转换的案例相对较少。因此，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加速推进国家资历框架的运行，同时也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双轨并行，有条件融合”的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必须以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底层逻辑为基础，建立起自身发展的底层逻辑，即在宏观层面，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需要为加快重要国家战略的实现提供技术性支撑；在中观层面，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教育的现实期待；在微观层面，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需要促进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现的完善与再升级。与此同时，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职业本科教育也将会不断探索自身发展的最优路径，最终助力我国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三、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使命

诚如上文所述，国家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发展原则，而在实践过程中职业本科教育也应该秉持新发展观，将“平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理念作为服务国家主要战略、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教育自身发展的前提，在服务国家

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提升自身办学水平。

（一）扎根城市发展需求，服务区域经济与 社会发展布局

大学与城市同存于同一空间中，一座城市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原创力，而原创力之一就是来自大学，大学的发展将为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文化繁荣、城市活力作出巨大贡献。其中，高等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职业培训、产教融合过程中更是以区域经济发展为根本，成为地方城市发展的主力军。为此，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我们还要继续扎根城市发展需求，以高水平的职业教育来优化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布局。

首先，职业本科教育要努力实现职业教育资源的统整，积极服务于产教融合型城市的建设。目前，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如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成渝经济带等地已经具备了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条件，且本身高等职业教育就走在全国前列，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与已有的职业院校形成差异互补的发展态势，通过“职业大学—职业学院”联动推进专业集群与产教融合平台建设，以此为基础与地方企业开展集群式合作，降低理论技术向实践技术转化的交易成本、增强服务区域产业链建设与发展的效能。其次，职业本科院校可以通过科创优势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提升中小城市产业活力和经济承载能力。当前我国职业本科教育试点单位不只限于经济发达地区，而更加注重技术的下沉市场，为此，职业本科院校要结合区域经济特点为创业者提供技术指导，或引导学生在本地创业，为区域内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最后，职业本科院校应该大力发展社区学院。与以往的社区学院不同，职业本科教育开办的社区学院主要是为在岗高级技师、工程师提供新型技术培训；同时也以“教育超市”的形式为更多需要技能援助的社会群体提供技能培训，进而提升区域内人口的整体技术存量，提升公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参与感与获得感。

（二）丰富校企合作形式，提升我国企业的 产业创新能力

企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更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所在。深化产教融合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的改革任务，也是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所在。为此，在发展职业本科教育

过程中亟须破除当前校企合作中的“壁炉现象”，以高水平职业教育的底气丰富校企合作的形式，提升我国企业的产业创新能力。

一方面，职业本科教育要推进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建设进程。产教融合型企业能够让企业真正成为校企双元育人的主体之一，同时也能解决企业“创新动力从哪里来”“创新科技成果到哪里去”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职业本科院校首先应当与63家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保持紧密合作，例如深度参与企业现代学徒制、“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学生实训的全过程；或者学习域外经验，如学习德国西门子、奔驰等企业与大学联合开展“二元制”课程，职业本科院校要为产教融合型企业培养技术对口的高层次技术人才，就要让渡部分人才培养的权利，探索校企多元化的办学模式、“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让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同时，职业本科院校还要积极承担起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时代责任，对地方产教融合型企业进行协商共建，培育出更多国家级产教融合型企业，实现二者的双赢化发展。

另一方面，职业本科院校要以高品质的职业教育科研平台、产业研究院、产业职教集团等形式实现校企的高品质合作。职业本科教育与专科最大的区别在于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不仅能够承接新型技术的应用与传播，还能够进行研发创新。职业本科院校应该结合学校学科优势，并联合具有研发基础的企业共同成立产业研究院、大学科技园、企业学院；或者由职业本科院校牵头区域内的高职院校、中职学校、行业协会、企业等主体，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结成非营利的区域联合性教育组织，通过科研经费、科技成果、实训基地、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共建共享，实现多元主体之间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三）开设紧缺性专业，加速建成中国化的 现代产业体系

现代产业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一个产业链条完整、产业优势集聚、竞争力强的产业系统又是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现代化的产业链需要高新技术和技术人才的支撑，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质量不断提升，且为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和人才支撑。但是，现代化的产业链更新换代速度不断加快，传统的大学专业设置已经存在一定的

滞后性，特别是应用型专业。相比之下，职业本科教育在专业设置上更加具有机动性，能够根据国家紧缺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实现“专业链—人才链—职业链—创新链—产业链”五链统整，最终建立高质量的现代产业体系。

具体而言，高质量的现代产业体系同样应该具有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等特点，为此职业本科教育也应该从这5个方面加强专业与产业的对接。截至目前，国家总共设置职业教育本科专业247个，其中保留原有专业39个，调整与新增专业208个，调整幅度高达260%。一是针对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职业本科教育已经开设了集成电路类、新能源发电工程类、航空装备类、生物技术类专业类别，而后续职业教育则需要根据市场需求新增和调节具体专业，真正做到职业本科教育专业与卡脖子难题的对接。二是针对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职业本科教育已经开设了农林牧渔1个专业大类、4个专业类别、13个专业，所有专业均为新增专业，且增加了现代化智能化的特点，有利于农村形成现代化的农业产业链条，促进农民就业与增收。三是对接新技术岗位、新职业岗位开设与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相对接的专业，促进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例如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职业教育本科专业中“技术”“智能”“现代”等字眼频出，其中“技术”的频次为105次，专业占比42.5%，“智能”“现代”分别出现22、14次。

（四）优化教育内在结构，稳步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国家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教育培养各领域的高素质人才，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同样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之一。目前，关于高质量教育体系内涵与外延尚未定论，但高质量教育体系一定包含公平性、开放性、多元性与生态性等特征。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完善我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双轨并行的教育体系，教育结构、人才结构、社会结构的改革，促进我国教育体系更加公平且有质量的发展，最终实现社会更加公平有质量的发展。

一方面，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需要明确自己的办学定位，推动职业教育实现类型化的身份变

革。要实现双轨并行的教育体系目的是培养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服务的多元化人才，为此，职业本科教育第一是要明确自己的DNA序列是职业教育，第二才是要明确自己本科的学历层次。也就是说职业教育本应该建立起自己相对独立的人才培养体系，职业本科教育要立足技术习得的逻辑，从职业学校中遴选优秀的学生进行继续深造，即实现职业教育内部纵向衔接的完整性。实施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存在以下几点理由：一是变革将智力作为单一判断标准的教育评价标准，以多元化评价来促进教育公平的再升级，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因材施用。二是变革人才结构配置的不合理，缓解教育焦虑、就业焦虑，让更多的学生将时间花在自己擅长的地方，提升自我创造力，而不是在不擅长的领域白白内耗。三是变革人们对普通教育的盲目崇拜，不只是普通教育能够享受优质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同样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改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天然歧视，推动我国整个教育体系健康、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还需要与其他教育类型实现横向融通，推动高质量教育体系运行畅通。职业教育体系要具有一定独立性，但同时也要有条件地与其他教育类型建立相互融通转换的机制。第一，职业本科教育可以依托国家资历框架、学分银行等国家教育制度，以学习成果为抓手，实现与普通本科、成人教育的横向融通。第二，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可以与其他普通本科院校特别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以专业群为前提联合开设“双元制”课程，实训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自主选择。第三，职业本科教育应该发挥高层次职业教育的优势，以“1+X”证书制度、职业技术培训为手段将不同类型的学生、企业员工、以及任何有技术需求的公民都纳入自身教育对象，以技术为纽带搭建普职融通、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四、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措施

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然而，我国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仍处于探索阶段，要使服务效果实现最优，必须建立起配套的保障措施。一是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入学机制保障，创造更多优质教育的入学机会；二是要建立教学质量保障机制，提升技能人才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匹配度；三是要建立人才聘

用与考核机制，加速技能型社会的建成。

（一）建立类型化的职教高考，保障职业本科教育招生的正义性

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以提高教育发展水平为前提，其中促进教育公平且有质量的发展就是职业本科教育最直接的发展目标。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建立类型化的职教高考制度为前提，因为只有变革以智力为标杆的教育评价方式，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公平与正义，同时也促进群众感受到由教育改革带来的社会公平与正义。

我国高职分类招生考试主要包括统考统招、单考单招、自主招生、中高职融通招生、注册入学、免试入学“六模式十二类型”，而在所有招生类型中又以统招统考为主，附属于普通高考序列之中，招生对象以普通高中生为主，招生顺序“先本后专”，严重阻碍职业教育类型化身份的确立。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28所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但招生方式仍然沿用上述招生模式，且部分学校本科层次的招生名额限制在本省之类，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公平性。为此，职业教育需要加速建立与普通高考并行的职教高考制度，职业本科教育招生需要在职业教育的统一招生考试中完成人才选拔。首先，在制度定位上，职业教育高考应该是和普通教育高考是同等地位的考试制度，其中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为主，自主招生为辅。为此，国家应该从各省份“职业教育高考”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建立全国统一的职业教育考试制度，树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公平性与权威性。同时，还要从法律法规、财政投入、考试机制、招录机制、管理办法、监督问责机制等方面对职业教育高考制度进行系统设计。其次，在招生对象上，职业教育高考招生的对象是主要以职业院校在校生为主，同时还包含社会各类考生，这样一来职业本科教育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主要在职业教育序列中招生的目标，而不再以普通高考生为主体。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初次就业年龄的增大，中等职业教育不应该一味地强调“就业导向”，而是要有意识地为职业本科教育输送真正喜欢技术、擅长技术的优质生源。这样才能真正巩固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地位，并以职业本科教育为龙头搭建起科学的现代职业教育新学制。最后，在考试内容

上，严格设计“文化素养+职业技能”的考试内容，防止以文化成绩为唯一标准的招生方式模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属性边界。其中，“职业技能”的相关考试内容要以职业岗位任务为导向，以职业工作能力为核心，从工作岗位的实际需求出发，结合专业教学标准来设计。总而言之，职业教育高考的考试内容要能够选拔出技能拔尖人才，为职业本科教育挑选出高质量的生源。

（二）制定严格的专业教学标准，保障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目前，教育部印发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在宏观层面对职业本科教育专业设置所需的师资队伍、人才培养方案、办学条件等要素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是每个专业具体的教学标准却还未正式颁布。一个完整的专业教学标准体系应包括职业能力标准、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专业实施条件，是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为此，职业本科教育要实现层次上的跃迁，更好地对接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就必须加紧赶制职业本科教育的专业教学标准，同时严格把控专业教学标准，既体现职业本科教育职业属性，又体现出高层次性，保障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

一方面，对接行业人才标准，制定面向职业标准和岗位规范的专业教学标准；目前，我国还未制定出职业本科教育的专业教学标准，但从高职和中职已有的专业教学标准看，相关教学标准相对成熟，既有规范要求又有创新空间，既有普适性又有针对性。但是，在面向职业标准的部分还有待加强，其中最大的不足就是与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协调性与融合性还不够，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与国家职业技能等级对接的缺失。为此，职业本科教育在专业教学标准制定的过程中必须加强与行业产业的联动。一是可以直接将国家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纳入职业本科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制定过程中，并通过“1+X”证书、学分银行等手段实现专业标准与职业标准的对接。二是在专业教学标准制定过程中可以鼓励多方参与，例如鼓励企业参与本科层次专业教学标准的制定与评审，确保将行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新标准纳入到专业教学标准之中。或者政府直接向企业购买相关服务，通过对企业大规模的调研，最终得出不同产业对本科层次的技术性人才的用人标

准，并将其应用到专业教学标准的编制过程中。

另一方面，对接职业教育体系，制定与中职、高职贯通的专业教学标准；职业本科教育要作为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领头羊，必须是基于整个职业教育体系能够顺利的对接，职业本科教育需要在已有的职业教育基础之上借势发展。然而，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专业教育标准却仍是停留在本阶段的人才培养标准制定。为此，职业本科教育在专业教学标准制定时必须是在已有的中、高职专业教学标准的基础上实现对接与创新，既要在层次上实现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三者的相互衔接，同时还要在职业面向、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等方面体现出职业教育“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的总要求。

（三）完善技术人才政策支撑，保障职业本科教育毕业生职业发展

职业本科教育除了提升自身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内部手段来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同时也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来提升职业本科教育自身的社会声誉，而提升职业教育办学声誉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升技术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加速推进技术型人才体系与技术型社会的形成，最终实现国家的高质量发展。目前，国家层面对技术型人才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支撑，且取得良好效果。例如2011年4月，人社部印发《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高技能人才要达到3900万人，但截至2016年底，我国高技能人才数量已达4791万人，超额完成目标。然而，相应的政策同样存在一定的局限，如存在政策的层次性不高、配套性不足、执行力不强、前瞻性较弱等问题。为此，要提高职业本科教育对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力，还需不断完善高技能人才的政策支撑，提高其社会地位与生活幸福指数。

首先，国家应该加快实施技能型国家发展战略，创生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技能型社会是一个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社会形态，它能够将技术“长入”经济、“汇入”生活、“融入”文化、“渗入”人心、“进入”议程，通过对技术的推崇彻底变革我国“重智轻技”的人才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发展职业本科教育

一方面可以扩大高端技术型人才规模，为建设制造强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提供人才支撑；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加广泛地承担起在职员工、退役军人、城乡待业人员、残疾人等群体的高质量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任务，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与大国工匠。其次，释放人才市场在高技术人才培养上的活力，提升技术技能型人才与产业匹配度。要保障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就需要保障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规格和数量与市场需要保持一致。为此，需要建立规范化高技术人才的市场运行机制，一是要规划好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整体布局，避免出现高层次技术人才结构的同质化现象；二是要突出重点领域的人才培养，根据市场需求重点培养市场紧缺型高层次技术人才，提升职业本科教育人才的市场吸引力；三是企业行业要建立健全的高层次技能培训体系，保障高层次技术人才能够掌握最新的行业知识与成产技术。最后，完善职业发展激励和保障政策，增强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业吸引力。一方面，不断完善科学且公平的技术技能人才评价体系。目前，在理论层面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在学历上层级实现了对等，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也可以通过国家资历框架实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学历证书”进行转换。为此，加大对技术技能人才创新能力、现场解决问题能力和业绩贡献的评价比重，并将其转化为同等学力考生报考职业本科教育的条件与依据，能够彻底打通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升学途径，改变当前技术工人学历相对固化的人力资源现状。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技术技能人才配套照顾政策。例如确保职业本科院校毕业生在就业、落户、参加招聘、职称评审、晋升等方面的通道，与普通学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同时，还要落实相应的社会保障，确保高层次技术人才能够过上“幸福”日子，大部分技术人才过上“体面”的生活。

（朱德全，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715；杨磊，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在读博士，重庆 400715）

（原文刊载于《中国电化教育》2022年第1期）

职业本科教育办学的困境与突破

李 政

从1999年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到2014年颁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再到2019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先后在政策文本、学制体系和建制层面确立了应有的类型地位，实现了我国职业本科学制体系和办学形态的突破。然而从实践层面来看，独立建制的职业本科教育办学仍有诸多基本问题亟待廓清和解决，这些问题集中于“办什么”“谁来办”“怎么办”和“怎么评”四个方面，即办学定位、办学形式、办学体制和办学标准，他们共同勾勒出职业本科教育办学的基本样态和路径。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有助于推动职业本科教育规范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

一、廓清职业本科教育办学定位

（一）职业本科教育亟待寻求学制层面的新定位

办学定位是对学校类型与层次的界定。“职业本科教育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教育，它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是职业本科教育办学主体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已有观点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认为职业本科教育是职业教育延伸到本科层次的结果，其本质是实践性的，其人才培养的逻辑起点是工作实践的职业能力要求。它与应用型高等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逻辑有本质区别。二是从工程、技术和技能的角度界定，认为职业本科教育是工程技术类和复杂技能类的教育，也有学者称之为本科层次的技术教育。三是将职业本科教育归入应用型高等教育之列，认为它是应用型高等教育的特殊类型。

办学定位的确立是一个从观念合法化到建制合法化的过程。新制度主义中的规范制度主义流派认为，规范是制度的核心属性，惯例界定着组织的性质，当惯例确立并日益产生更重大的意义时，处于结构中的制度化程度就得到提升。应用

型本科的办学定位就是遵循这样一个过程。应用型本科的办学定位起初确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自发探索，如召开学术研讨会、成立联盟等；学界也从21世纪初开始有规模地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定位问题，如提出“教学服务型”大学的概念；一些与德国、印度等国的合作办学模式也应运而生，试图通过对标国家应用型高校办学的经验，树立本校的办学特色。在地方新建本科院校推动“观念合法化”的基础上，各级政府也顺势而为，在政策层面逐渐纳入应用型本科的新提法，并逐渐开展高校分类发展、分类评价，最终使应用型本科实现了建制层面的合法化。

那么，应用型本科是否就是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方向？如果不是，在职业教育类型地位得到确立的当下，职业本科教育在新学制体系中有何新定位？这些问题直接关乎职业本科教育未来的办学方向、结构与路径。而这些问题是在“职业技术大学”建制合法化先行一步的情况下产生的，办学主体内部和学界尚未形成新的观念合法化成果，包括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科学研究范式等领域也尚未形成一类独具特色的“流派”，未与市场形成清晰的人才“培养—需求”对接关系。因此，如何挖掘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其本科层次教育的办学特色和定位，是未来办学主体要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职业本科教育是培养专业性技能人才的职业高等教育

目前，围绕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职业本科教育主要面向市场上哪一类人才的需求？二是国际上是否有同类高等教育机构举办中国语境下的“职业本科教育”，如果有，这类教育的办学方向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要从国际与国内、产业与教育两个坐标定位职业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

目标。

从国际上看，中国语境下的职业本科教育在多个西方国家中都有对应的办学主体。如德国的双元制大学和职业学院将大学学业和职业教育培训结合起来，在本科层次采用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理实一体化人才。目前，“双元制大学”模式已经被官方认证为一种大学与企业深度合作进行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高等教育模式，且呈现出供需两旺的发展态势。日本的职业本科教育主要在高等专门学校、专门职大学、专门职短期大学以及普通本科大学内设立的专门职学部或学科中实施。这类教育主要通过高水平的问题设计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训练，培养学生成为能够应对复合型岗位领域的创造性技术人员。因此，依托中等、专科和职业本科教育建立一国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供给体系，已经落实到工业强国的教育政策和行动中。这对于走德日制造业发展模式的我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从产业人才需求结构上看，目前产业人才已经打破了过去“人才—劳动者”的二元分布结构，形成了由技术工人、技术人员、工程师等多类人才组成的连续体，且这个连续体上的技术人员区域不断扩大并持续高移。技术与技能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很多技能类的岗位越来越具有专业化的性质，这得益于科学对技术的深刻影响，以及技术理论知识在从业人员知识结构中的增加。专业性技能人才主要面向链接研发和生产的中间环节岗位，具备较强的技术研发和工艺设计能力，能适应复合型岗位及复杂问题情境对一线从业人员的能力要求。职业本科教育应重点对标部分产业内具有专业性技能需求的岗位，定位于专业性技能人才的培养，在与应用型本科和普通本科的差异中找准发展特色。

二、规范职业本科教育办学形式

（一）多元办学与办学质量间的隐性矛盾

综合政策文本和各地实践，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形式主要有以下7种。①符合条件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整体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②符合条件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高水平专业举办职

业本科教育，这一举措始于2020年4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组织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专业设置论证工作的通知》。③由民办高等职业院校升格为职业技术大学。④由独立学院合并转设职业技术大学。2020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其中提出“探索统筹省内高职高专教育资源合并转设”。这部分教育资源和办学方向与职业本科教育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耦合。⑤鼓励本科大学设立职业技术学院或职业技术师范专业。⑥基于开放教育大学体系，以及高等院校中的继续教育学院开展职业本科教育。⑦继续推动地方新建公办本科高校转型举办职业教育。

目前这7种办学形式中，历史最长的是推动地方新建本科高校转型，进展最快的是民办高职升格，其余路径目前尚未进入高层决策视野，或仍由地方零星试点，未大规模推行。从实践效果来看，这些路径的确拓宽了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空间，但是也存在一个规模与质量的潜在矛盾：目前全国已有的职业技术大学中，大部分都是民办高职升格与独立学院合并转设而来。尽管存在的制度障碍相对较小，发挥的资源集约效应最大，但是其带来的最大问题在于新成立的大学能否真正转轨至“职业教育”，以及是否有能力和条件实施职业教育。在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初始阶段，适度扩大办学规模无疑是壮大力量、提升社会知名度的必要手段。但若进入职业本科教育队伍中的学校无法突显职业教育办学特色，无法纠正过去影响办学质量的根本问题，那么单纯的扩大规模势必也会影响职业本科教育的社会声誉及可持续发展。因此，现阶段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应谨慎处理好规模与质量的关系，坚持质量基础上的稳步推进。

（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举确定办学形式

从职业本科教育长远发展的角度看，“自下而上”遴选优秀公办高职升格和“自上而下”推动高水平大学举办技术学院，可成为未来职业本科教育的两种主要办学形式。

1. “自下而上”适时遴选优秀公办高职院校升格。作为学制和办学形态的创新，职业本科教育

应具有该教育类型特有的属性和人才培养模式。因此，现阶段实现办学模式的突破，必须从职业教育已有的办学基础出发，探索专科层次提升后的本科层次办学路径。通过遴选优秀公办专科职业院校升格为本科院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路径。原因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专科层次职业院校是完全按照职业教育的发展逻辑而举办的高等教育，其内部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社会合作等均已形成完整、成熟的经验，对存在的问题也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允许部分优秀专科院校升格为本科院校，将有助于学校借助更高的平台突破原有发展的瓶颈，针对专科教育的问题和本科教育诉求，提出更精准的解决方案。其次，优秀的专科层次职业院校拥有较强的师资队伍，具备扎实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其内部教学设施设备与外部社会关系条件良好，能够为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支撑。最后，尽管民办专科职业院校在办学上具有灵活性，但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公办资源雄厚，建制稳定，社会声誉更佳，因此推动公办高职院校升格是解决办学质量，促进办学稳定性的必由之路。但考虑到专科教育的办学基础及其导致的客观限制，未来有必要严控升格条件，并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治理能力。

2. “自上而下”推动高水平大学举办职业教育。高水平大学举办职业教育是一种重要的职业本科教育办学形式，美国普渡大学就是典型案例。普渡大学拥有工程学院和技术学院，前者设立于1876年，是该校实力最强的学院，主要面向工程领域培养具有学术研究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工程师。于1964年设立的技术学院（College of Technology）是在工程技术人才不断分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主要面向企业一线岗位培养具有专深技术和问题解决能力的技术师。学院之间的师资、课程和社会资源实现高度共享，且围绕重大项目实现了内部高水平协作。可见，由高水平大学举办职业教育既能充分利用优质教育资源，提升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也能显著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和社会声誉，开拓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层次的融通，实现高等

教育办学的多元化，回应社会对高级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实际上，我国曾有过高水平大学举办职业教育的历史，但囿于多种因素，这些职业技术学院大多被裁撤或合并，保留下来的少数学院也失去了应有的本科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职能。未来可考虑在试点院校推广设立技术学院，其评估遵照职业本科教育院校和专业的评估标准执行。

三、深化职业本科教育办学体制改革

（一）市场主体参与办学的独特价值尚未得到有效发挥

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指的是高等学校和举办者之间的关系，用于确定在教育办学过程中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资金供给等关系。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高等教育办学体制从“国有公办”逐步转向多元化办学的格局，然而政府权责不清、社会力量参与不足、制度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仍然存在。因此，职业本科教育办学也必须直面体制领域长期存在的顽疾，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真正让市场主体成为职业本科教育办学的关键一元。

目前民办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其价值不仅体现在补充公办高等教育，更重要的是其扮演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角色。2019年教育部批准的100所职业本科教育试点学校中绝大部分为民办学校，充分体现了民办教育在办学体制机制中的灵活性优势。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职业高等教育尤为强调与产业人才需求的紧密对接，引入社会办学资本，不仅能够激活社会资源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更能够强化学校作为办学实体与市场间的合作关系，促进优势资源的互补，构建产教融合命运共同体。专科高等教育在办学体制改革的路上已经做出了一些有益探索，如混合所有制改革、产业学院的建立、学校治理体系的改革等。但是在产权界定、国有资产保护、教育公益性质维护、改革法律框架等领域仍存在一定改革阻力。这些阻力对于职业本科教育办学主体而言同样存在。除此之外，职教本科高校还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如何能够发挥市场主体参与办学中的独

特价值。职业本科教育立足和发展的根本，在于如何做好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的知识生产，这也是职业本科教育授予学士学位所必须承担的职责。作为职业教育的双元——学校和企业分别代表学术知识与工作知识的生产主体，这两种知识在性质上存在边界，其价值体现在与对方的融合和再创新。知识共创的成果——职业知识是“行动中的知识”，是个体在与工作场所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知识。这类知识围绕特定目标、基于特定工作情境和 workflow 生成和组织，具有显性和隐性、一般性和个性化的双重特征。职业知识既需要理论知识的支撑、推进和验证，更需要实践层面的整合、实验、改造，并基于知识关系的复杂性形成由低级到高级的层次性特征。职业知识的挖掘、利用和传播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解决企业独占技术、优势技术的开发、传承和创新问题，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建立独特的工艺知识系统；二是建立支撑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知识论基础，促进技术知识的生产和创新，实现技术技能人才的系统化、科学化培养。引入社会办学资本、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更要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知识生产的独特作用。这就对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以知识共创为目标深化职业本科教育办学体制改革

1. 创设有利于跨界知识共创的制度环境与运行机制。技术知识创新的关键是以学校为代表的教育体系，和以企业为代表的产业体系之间实现优势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融合。在政府层面，多部门应联合破除影响产业体系和教育体系资源流动和融合的制度性壁垒，营造有利于异质性主体知识共创的制度环境。在院校层面，职业本科学校应建立稳定的知识共创机制，通过共建研发基地、人才培养协作组、产品实验中心、校外社会活动基地等，促进知识共创成果的保存、传播和应用。探索职业知识的挖掘、记录、传授和创新的方式，与企业间形成技术技能积累的协作共同体，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搭建企业内和

区域性的职业知识共创共享平台。修订绩效评价标准，加大职业知识生产和应用成果在评价标准中的权重和影响力。

2. 积极推动职业本科学校治理体系与治理模式变革。办学体制改革客观上要求职业本科学校建立与新型办学体制相匹配的治理模式，形成有助于知识生产和跨界融合的治理体系。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存在“完全科层制”和专业思维式微的问题，二级学院作为技术知识生产主体的权威性和自主性没有得到应有的突显，专业权威在院校治理中的地位不高，这不利于激发知识创新主体的创新意愿，建立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知识体系。职业本科学校应深化治理体系改革，强化二级学院的知识生产功能，赋予二级学院更大的治理权力，突出专业带头人和企业技术骨干在专业治理中的权威地位，鼓励专业群在行业内和区域内长期深耕某一领域职业知识的挖掘、创新和传播。同时健全校内中间组织的治理模式，将企业技术专家纳入专业事务决策组织中，积极发挥各级学术委员会在处理学术研究等专业问题中的同行评价作用，最终促进学校内形成若干具有自组织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知识生产单元。

四、完善职业本科教育办学标准与评价机制

（一）职业本科教育办学缺乏类型化的评价机制

办学标准的制定是维护建制合法化的制度基础，它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基本条件和要求，是促进学校及教育的均衡发展、注重过程性质量监控的重要保障。同时办学标准也体现了学校所办教育的基本类型，彰显了学校作为某类教育实施主体的性质和任务。我国曾于2000年、2010年和2019年分别颁布了《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和《高等职业学校建设标准》，同时制定并定时更新中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目录。这些标准在明确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办学条件、规范职业院校办学要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中高职院校大规模发展和调整发展时期，相关标准的兜底功能尤为突出。目前2021年教育部颁布了《本科

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它为未来我国职业本科学校的设置提供了基本参照。然而由于目前缺乏有效的办学经验积累，很多标准的设定仍是参照普通本科，且未关照办学层面的深层次要素，如专业设置规则等，因此以学校设置标准为代表的职业本科教育标准体系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长期以来，我国职业高等教育领域缺乏针对教学质量的评估工作，宏观层面的质量评估工作由地方政府、第三方机构或学校自身完成，无论是评估标准的科学性、评估方法的有效性还是评估效果的影响力都有较大提升空间，亦无法为职业本科教育办学质量提供动态监控。

（二）制定体现本科职教发展阶段特征的办学标准与评价机制

1. 职业本科教育办学标准应突出基础性和区域性。作为学制体系和办学形态的创新，职业本科教育需要办学标准予以引领和规范。从更好发挥标准功能的角度看，职业本科教育办学标准应体现基础性和区域性两个特点。就基础性而言，标准应发挥兜底功能，明确办学主体在领导班子、机构设置、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研与社会服务、基础设施、办学经费等方面的最低标准，并在专业群建设、师资队伍结构、实习实训条件、横向技术服务、学科建设等关键指标上做充分论证。在职业本科教育办学模式成熟前，不宜对特殊地区放宽设置标准，以避免大规模试点带来的整体教育质量的下降，守住探索期的“质量红线”。就区域性而言，现阶段应允许部分地区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建立区域性的办学标准，体现办学条件上的区域性和特色化。区域性标准的开发应基于实证研究，侧重探索职业本科教育办学条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性问题，并解决国家标准中有待进一步完善指标设置问题，如教师的学历层次和从业经历年限是否影响职业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年度横向技术服务到账经费设置门槛的水平、特殊学校（如体育类、艺术类）高校办学标准设置的项目和指标等。国家标准和区域标准应实现联动更新，确保标准内容符合国家和区域层面的

办学实际。

2. 建立“基础评价+典型成果评价”的职业本科教育办学质量评价机制。建立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办学质量评估机制，有利于优化职业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激发办学主体潜力。现阶段应充分体现“迎评促建，迎评促改”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挥评价在促进办学主体创新探索办学模式的作用。在评价内容和方式上，应按照“基础评价+典型成果评价”两阶段开展评价工作。“基础评价”是准入式评估，目的是在办学初期严控办学基础条件，确保办学的软硬件环境达标。基础评价将通过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培养过程、学生发展、质量保障等多个维度量化指标的设定，为评估学校设置准入门槛。未达标的学校将进入整改阶段，达标的学校将进入“典型成果评价”阶段。“典型成果评价”指的是学校在人才培养、课程建设、三教改革、思政工作、学校治理、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领域汇报若干典型成果，并由专家组对典型成果的科学性和应用性进行评价。“典型成果评价”是激励学校开展办学经验凝练、提升办学水平的重要方式，有利于职业本科教育在办学初期重点突破一批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密切相关的体制、机制和模式问题，为后期办学提供参照。根据典型成果的探索过程、实用价值、使用效果、可推广性等维度，设置“合格”和“优秀”两个等级，并对获得优秀评价的学校在专业设置、招生规模等方面予以奖励性倾斜。在评价周期上，可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开展周期，设定为5年一周期评估。前两个周期的评估应囊括所有开展职业本科教育的独立建制学校，且评估对象至少有三届以本校名义招生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后期可视建设情况转为参与式评估。评估主体应包括熟悉教学、管理和评估工作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专家，并充分纳入行业企业代表。

（李 政，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6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7期）

职业本科教育的政策演进、内在意蕴与发展策略

赵惠莉 顾栋梁 王亚鹏

2014年6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首次提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科学概念，由此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学术界、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以及社会各界热切关注的重点和焦点。职业本科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政策的重大改革，是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重要举措。职业本科教育没有现成模式可借鉴，也没有成熟理论可遵循，不同的政府规范性文件以及不同的学者研究成果，对其定义和边界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因此，梳理职业本科教育政策演进，剖析职业本科教育内在意蕴，研究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策略，对于按照“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的总要求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意义重大。

一、职业本科教育的政策演进

职业本科教育政策历经从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不再升本”到积极开展“试点升本”、从嫁接体系外“升本”到贯通体系内“升本”、从外部转型“升本”到内生增长“升本”的发展演进，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之中。

(一) 以教育结构调整为导向，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不再升本”

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探索职业大学、高等专科学校、职业技术学院等多种高等职业教育办学形式和发展模式，特别是世纪之交以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成为“三改一补”“三教统筹”“三多一改”“六路大军”多股力量共同举办的生动格局。1999年1月，教育部等两部门颁布《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明确按照新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的高等职业教育为专科层次教育。在高等教育大扩招的国家战略引领下，高等职业教育数量和规模快速增长，为避免新建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再度盲目升格，更重要的是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发展，2004年8月教育部等七部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和

2005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这两个文件都强调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不再升格为本科院校。1999年至2005年，普通高等专科学校从313所调整到186所，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则从161所增加到892所。这一时期是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短短6年间，原有的普通高等专科学校2/5以上都升格为本科学校，而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则增长了4.5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不再升本”政策无疑具有正确性和科学性。这是因为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办学历史大多脱胎于中等职业学校，办学基础和办学条件相对薄弱，国家及时出台“不再升格为本科院校”的政策，有助于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如若不遏制盲目“升本”的趋同现象，势必造成高等教育结构严重失衡。

(二) 以合同约定为手段，项目学校建设期内“不得升本”

从2006年起，高等职业教育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国家启动重大质量提升工程，通过引领示范、科学定位、特色发展、树立标杆、办出一流，从而彰显类型教育特征。2006年11月，教育部等两部门颁布《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要求参与项目申报和建设的院校必须承诺2010年以前不升格为本科院校。2010年，首轮国家示范性建设任务基本完成，项目建设学校办学质量有了较大改观，尤其是“2010年以前不升格”的时效已至，“升本”呼声再起。对此，教育部又一次定调，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升本问题现阶段不争论、不动摇。2010年7月，教育部等两部门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强调国家示范（骨干）高等职业院校计划在申报时，明确规定2020年以前不升格为本科院校。2015年10月国家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项目申报和2019年4月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双高计划”）申报立项时，教育部一再反复强调建设期内不升本是前提条件，并要求项目学校对此作出郑重承诺，防止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流变的风险。国家通过合同约束的选择性激励治理策略，将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主要精力引导到提高办学质量、突出办学特色、增强办学实力上来。

（三）以现代职教体系试点为牵引，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与本科学校合作探索“专业升本”

2010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要求围绕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整合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优质资源，拓展学生接受更高层次学历教育的渠道，或采用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试办长学制培养，或采用与普通本科学校分段培养，开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试点。部分省份率先支持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与普通本科学校在优势专业开展“3+2”（三年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两年普通本科学校）分段培养和“4+0”联合培养（四年全部在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培养），在不改变教育管理体制的前提下，普通本科学校负责招生管理、学籍管理和文凭管理，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负责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和生活管理。可以说，“3+2”分段培养项目和“4+0”联合培养项目实质上就是职业本科教育的最初雏形和有益探索。然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试点项目中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没有本科学历学位证书授予资格，缺乏人才培养主导权和话语权，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和学历提升难以在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实现，人才培养质量难以掌控，甚至存在“学术漂移”的风险。

（四）以高校分类指导为旨归，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职业本科”

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了高等教育多样化，高校分化是一种客观结果，而教育分类则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国家通过分类指导进一步引导各类高校共同发展。2014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强调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不升格或并入本科高等学校。2015年10月，教育部等三部门颁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

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具备条件的新建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必须看到，新建本科高校都由普通高等专科学校、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独立升格或合并升格而来，鼓励新建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目的在于克服同质化发展、实现差异化发展，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本科人才。但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机制诱导下，升格后的新建本科高校基本“去职教化”，转向学术型高等教育。在实践中，部分地方普通高校转型发展踌躇不前，而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升格诉求则不断高涨，形成“一冷一热”的巨大反差。

（五）以内生增长为主导，成立“职业技术大学”开展“试点升本”

2019年6月，首批15所“职业技术大学”正式诞生，开展职业本科教育试点。2021年1月，教育部出台《职业本科学校设置标准》和《职业本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两份规范性文件，从制度层面对职业本科教育进行顶层设计。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做出重要指示，强调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2021年7月，教育部颁布《关于“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要求以优质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为基础，稳步发展本科层次职业学校。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2022年4月，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首次从法律层面确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明确了类型教育法定地位，打开了专科高职学生“升本”通道，清除了政策性歧视的障碍，从政策举措上升到法律规范的高度，为依法推进职业本科教育稳步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发展更高层次职业教育预留了广阔空间。

二、职业本科教育的内蕴

职业本科教育从政策文本转向实践探索、从层次提升转向类型建设、从先行先试转向稳步发展、从有所作为转向大有可为，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尽管不同的发展阶

段有不同的发展政策，但政策发展背后却有着特定的内在意蕴。

（一）职业本科教育内在特质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一个分支

按照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根据科学和技术的活动领域形成两种互相平行的高等教育类型：一类是学术型高等教育，侧重于学术型人才培养，以学科理论体系为逻辑起点，培养发现和研究科学原理的专门人才，涵盖学术理论型人才培养的各个层次，包括学术型本科教育、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学术型博士研究生教育等；另一类是应用型高等教育，侧重应用型人才培养，以技术知识体系为逻辑起点，培养熟练掌握社会生产或社会活动的技术知识和实践技能的专业人才，分为专科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本科教育（应用型本科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教育。20世纪下半叶，世界高等教育发展重要趋势之一便是教育类型的分化，从学术型高等教育中分化出应用型高等教育，应用型高等教育亦可分为工程型教育、技术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学界针对职业本科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之间的关系形成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职业本科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不是一个类型，也不包括应用技术大学；另一种观点认为，职业本科教育就是应用型本科教育，以应用型本科高校作为职业本科教育的主体，以应用型本科教育统领职业本科教育，将职业本科学校纳入应用型高校管理范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未来发展趋势是应用型、技术型、职业型三种本科教育形式的殊途同归，职业本科教育将从边缘走向中心，并最终将其他两种类型纳入其中。应该说，应用型本科教育包括本科工程教育、本科技术教育和本科技能教育，职业本科教育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类型，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一个分支，旨在培养本科层次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二）职业本科教育时代担当是彰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

21世纪初，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办学定位、办学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等类型属性尚未完全确立，甚至存在“本科压缩

饼干”的诟病。经过多年的改革创新，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确立了职业教育类型地位。通过国家示范、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以及“双高计划”等重大质量项目的引领和推动，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已经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职业教育类型特征逐步得以凸显。既然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教育，必然要求有相应完整的办学层次体系，也必然要求有专科、本科、研究生层次配套的高等职业教育类型体系，进而实现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在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培养的贯通性、系统性。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初衷是形成一种新的本科教育模式，不断丰富本科教育类型，与学科导向和学术导向的普通本科教育形成错位发展，通过健全教育体系，凸显类型特征，完善办学层次，拓宽学生升学空间，增强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缓解家长和社会的教育焦虑。

（三）职业本科教育目标指向是构建普职互通的教育体系

我国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之一是各种教育类型之间、各级教育层次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衔接。受办学层次所限，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毕业生学历提升的通道或者通过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试点项目的分段培养和联合培养，或者通过“专转本”考试，都是借道嫁接转轨到学术型高等教育，而不是在职业教育类型内部实现，因而人才培养质量不易掌控，人才培养规格有点“四不像”，难以形成职业教育类型特色。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教育类型和不同教育层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相互衔接缺乏融通性、有效性。职业教育必须有完善的学制层次，使得低一级学制毕业生有升学机会，在职业教育内部构建从中职、专科、本科一贯制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同类型教育之间建立互通机制，在职业教育体系外部与普通教育融通衔接，升学过程可以选择普通本科学校，也可以选择职业本科学校，探索纵向贯通、横向沟通的人才成长渠道，实现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从“独木桥”向“立交桥”转型、从“h”向“H”转型，满足经

济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和个体成长的个性化需求。这样做有助于改变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不愿意从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普通本科学校不愿意从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招生的状况，扭转职业教育层次高移后对下一级职业教育形成压力和冲击的负面现象，为不同禀赋的学生提供多种类型成长通道和多个发展渠道。

（四）职业本科教育实现方式是强调多元发展路径

2014年6月，教育部提出，通过发展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转型，培养职业本科人才；2015年9月，教育部强调，推动独立学院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2019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再次要求推动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同时稳步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这一系列政策为职业本科教育勾勒了多形式、多模式、多元化发展的框架：一是推进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鼓励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开展职业本科教育；二是推进独立学院向应用型高校转型，独立学院以转设为契机，通过与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合并转设开展职业本科教育，现已批准建设的“职业技术大学”有10所是合并转设而来；三是开展职业本科教育试点，通过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独立升格，现有32所“职业技术大学”，其中22所是独立升格而来。

（五）职业本科教育历史使命是建设技能型社会

互联网、物联网利用数字技术重塑产业链，产业链中高技术比重上升、中低技术比重下降，未来职业与工作将发生巨变。据麦肯锡发布的《中国的技能转型》报告显示，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变革，2030年将有近1亿中国人失业，20年内将有一半工作岗位消失、数字化将消灭约1/3就业岗位。随着产业数字化与智能化升级，简单、重复的操作技能被机器取代，技能型人才上移、技术型人才扩大、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越来越复合

化，不同类型的人才相互交融，人才类型边界越来越模糊，要求的知识面更广、知识体系更全面、职业适应能力更强、应用实践能力更高。

“十三五”期间，我国新增高技能人才超过1000万人，但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人才总量的28%，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供给危机”，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失衡。2021年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构建技能型社会，为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技能中国汇聚改革与发展的强大合力，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形成职业本科教育人才成长的政策合力。技能型社会建设与职业教育具有内在契合性，可以有效缓解我国人才结构性缺陷，可以满足受教育者多样化成才需求。2022年4月，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确立了技能型社会的法律地位，推动由学历本位逐步向能力本位和贡献本位转变。建设技能型社会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历史使命，国家通过构建技能型社会，多层次、多元化、全方位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有效增加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供给，形成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技能人才链。

三、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策略

在确立职业教育类型地位后，职业本科教育“是什么”“怎么办”“谁来办”“办成什么样”，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职业本科教育发展需要整合优质资源、打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条块之间的壁垒藩篱，加强统筹协调，关切各方利益，凝聚最大共识，提升政策品质，形成发展合力。

（一）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定位的政策支持

人工智能时代，往往会伴随着技术性失业，如果仍然只从工作岗位来思考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必然会低估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冲击，而应着眼未来，依据社会需求，锚定应然价值，对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定位进行顶层设计。一是职业本科教育要坚持技术知识应用与技术技能创新的逻辑起点。未来技术变革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为应对技术变革需求，职业本科教育要传

授更为复杂的技能和更为多样的技术储备，具备理解和使用数字技术、准确掌握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的技能，注重产品和工艺研发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加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还要注重人文和伦理教育。二是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要以生产逻辑重构知识组织方式。未来的生产场景是基于高度分化又高度集成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动态融合的复杂体系，需要高度复合的专业型技术技能人才，要求学生在掌握经验知识基础上增加技术理论知识比重，提升实际生产中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三是职业本科教育课程设计要立足生产全过程体系。职业本科教育课程体系设计应顺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求，聚焦产业中高端，对接跨行业通用能力需求，适应技术迭代对人才由“一技之长”向“多面复合”转型，培养学生机器设备维护、技术改造与升级的研发能力以及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理能力，强化新技术知识、新科技信息、交叉学科知识、技术知识的同时，更加注重批判思维、创新思维、跨界思维、技术思维能力的培养。

（二）职业本科教育省级统筹的政策支持

职业本科教育可持续发展要强化省级统筹，赋权省级政府依据区域经济统筹规划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加大职业本科教育经费投入，提升职业本科教育办学水平，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一是以“省部共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为平台，率先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如山东省、江西省、甘肃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南省、贵州省、辽宁省、吉林省，以及江苏省苏锡常都市圈、浙江省温州台州两市、广东省深圳市、福建省厦门市、四川省成都市、河北省保定市等“部省共建职教高地”，都将职业本科教育作为制度创新，加强统筹规划、资源整合和利益协调，加大政策扶持和财政投入。二是大部分省份业已发布本省“十四五”高等学校设置规划，稳步推进职业本科教育发展。根据教育部规定的每省2个“升本”名额布局规划，重点以优质高等职业学校为基础，积极筹建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升本”，稳步推进职业本科教育发展。三是江苏省加大对全国第一所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

大学的支持力度。按照普通本科高校标准核定生均财政拨款，统筹专项5000万元用于支持学校基础建设和办学质量提升，创新人才引进方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争取各类发展资源和平台，深化产学研合作和校企协同技术创新，加大科技转化成果力度，赋予学位授予权，与其他高校合作培养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持续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和学生就业竞争力。

（三）职业本科教育学位制度的政策支持

职业本科教育不是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加长版”，也不是普通学术本科教育的“临摹版”，而是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本科人才培养“创新版”。职业本科教育学位是立足于技术知识体系、对本科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学历水平与专业知识的评价方式。在行政力量主导下，通过对已有传统学科秩序与制度的认可，职业本科教育获得了学科建制与行政合法性，但实践中如何操作以及如何取得社会认可亟待探索。一是科学设计职业本科专业的学科归属。2021年12月，教育部颁布《关于做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工作的意见》，指出职业本科教育学士学位按学科门类授予。职业本科专业目录遵循职业体系和专业大类进行设置，需对照学科合理规划专业设置与衔接设计，以确保职业本科专业按照学科门类进行对号入座，授予相应学位。二是突出职业教育特色。职业本科教育学位制度在坚持学科导向前提下突出职业能力和技术素养还有较大难度，可尝试构建职业标准和学科标准双重学位授予标准，兼顾技术知识体系培育和专业技能训练，强化知识应用能力和技术开发能力，谨防因按照学科门类授予学位而照搬照套学术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三是增强社会认可度。职业本科专业与普通本科专业名称并不一致，在授予学位时将影响到学科归属以及“考公考编”审核中囿于专业不吻合而遭拒等问题。国家应将职业本科专业纳入“考公考编”专业目录，以确保职业本科教育授予的学士学位与普通本科学位证书价值等同、效力等同、使用等同。

（四）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生态位的政策支持

基于机会主义的功利性与本位主义的趋利

性、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与办学层次之间的关联性、办学层次提升的无限增值性、广大群众对本科教育需求的多样性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众多优质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纷纷将“升本”作为学校“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的战略目标。这势必引发新一轮“升本”热潮，将对高等教育结构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产生较大影响，亟待通过政策杠杆，科学确定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生态位。一是处理好规模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职业本科教育发展要把握好节奏、控制好规模，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确保职业教育规模、层次、结构、质量、效益的协调发展。二是处理好职业本科教育与专科高等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职业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上要与专科高等职业教育形成梯度进阶，职业本科教育定位于专业性技能人才培养，专科高等职业教育定位于专门化技能人才培养。三是处理好职业本科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之间的关系。任何类型的高校都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尤其在组织目标和手段不确定的情况下，更容易模仿已有办学模式。20世纪90年代，英国多科技术大学受学术型大学强大磁场的引力作用而被同化，最终并入传统大学系统。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应引以为戒，可借鉴我国台湾省应用技术大学实施卓越教学计划、深入开展产学合作、典范科技大学计划的经验，依据市场需求确定教学内容，为学生提供多元教育选择和学习自由，与应用型本科学校错位竞争，聚焦本科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形成与普通本科教育相对独立、相互融通、层类交叉、并行不悖的职业本科教育体系。

（五）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支持

多元化办学形式与复杂化办学情况对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巨大挑战，国家应多措并举、一校一策，集聚政策红利，为职业本科教育注入强劲动力。一是做强存量。现有职业本科学校中有22所民办学校，占比70%，这些学校与公办专科层次职业院校在办学条件和办学实力上存在一定差距，在办学过程中能够汲取的财政资源、体制资源和市场资源有限。现有职业本科学校中有1/3是专科层次职业学校与独立学院合并转设而

来，必将付出一定代价的组织重构成本，既需要对合并学校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人事分配等问题进行统筹，又需要对办学基础、办学定位、学科整合等问题进行调整。尤其是独立学院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相对薄弱，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依然延续学术本科教育的传统，亟须调整办学方向、增强办学实力。二是做大容量。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门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应从具有20年以上举办高等职业教育办学历史的有基础、有条件、有实力、有影响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双高学校”）中择优试点，严格标准、严格质量、严格考核，扩容提质、提质培优。三是做优增量。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应鼓励应用型本科试点职业本科教育，积极探索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试点举办职业本科教育专业，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扩大职业本科教育增量。

总之，在我国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顺应世界教育发展潮流以及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科技革命、经济转型、社会发展、大国博弈的战略抉择。新时代，职业教育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大发展、大改革、大提升的重要时期。职业本科教育是职业教育“下一盘大棋、打一场翻身仗”的关键环节，是改变职业教育命运的一场“特殊战役”，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大工程，是职业教育作为凸显教育类型的内生动力。我们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追求卓越的决心，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推进职业本科教育起好步、开好局，进一步凸显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和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赵惠莉，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江苏南京 211168；顾栋梁，江苏旅游职业学院助教，江苏扬州 225000；王亚鹏，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4；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研究员，江苏南通 226007）

（原文刊载于《职教论坛》2022年第6期）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现状、困境及推进策略

罗校清 李锡辉

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是推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落实教育类型和同等地位的重要举措，是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的必经之路。随着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快速发展，学历教育结构重心不断上移，扩大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已成刚需。自我国首批15所职业本科学校开展试点以来，为现代职业教育的春天鸣响了第一声“春雷”，打开了高等职业教育通向职业本科、职业硕士研究生、职业博士研究生的大门。在政策的强力推动、社会的高度关注、学校的不懈努力下，职业本科教育已逐步迈入稳步发展阶段，总体呈现出起步稳、发展快和前景广等态势。

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现状分析

我国职业本科试点已开展近三年，三年来国家针对职业本科试点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试点工作得到了政府、行业企业、社会及学校的大力支持；全国32所职业本科试点学校应运而生，60余个职业本科试点专业开始招收职业本科学生，近13万名学生走进了职业本科教学课堂，7000余名教师开启了职业本科教育教学生涯；职业本科试点专业逐渐增加，形成了以专业大类、专业类和专业组成的三级专业结构体系。具体情况如下。

（一）我国职业本科制度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为职业本科试点开局起步的第一份指导性文件，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撑职业本科试点的政策制度。一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从国家层面确定了职业本科和普通本科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是组成我国高等教育并行的“两条铁轨”，缺一不可。二是《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明确了职业本科学校基本设置条件，量化了办学规模、专业设置、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及基础设施等指标。三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细化了职业本科专业设置条件与要求、专业设置流程及专业设置指导和监督。四是《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完善了职业本科专业

设置目录，将职业本科专业分为19个专业大类、90个专业类和247个专业。五是《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首次对职业本科招生规模进行了量化，要求到2025年职业本科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六是《关于做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工作的意见》确定了职业本科和普通本科同等质量，正式将职业本科纳入现有学士学位体系，在就业、考研及职称评审等方面一视同仁。以上制度体系为职业本科试点稳步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职业本科试点学校正在逐年增加

1. 从职业本科试点学校数量来看。以教育部批准各校参与职业本科试点的时间节点进行统计，截至2022年3月31日，全国已有32所学校参与职业本科试点。其中，2019年15所，2020年9所，2021年8所。32所试点学校中由高职院校升格为职业本科的23所，由独立学院和高职院校合并转设的9所，分别占比71.88%和28.12%，高职院校直接升格模式明显多于独立学院和高职院校合并转设模式。32所试点学校中以“职业技术大学”命名的19所，以“职业大学”命名的13所，分别占比59.37%和40.63%，以“职业技术大学”命名略多于“职业大学”命名，两者目前只有学校名称字数多少和长短的区别，暂未有相关教育职能部门或职业教育研究机构分析其好坏和利弊。

2. 从职业本科试点学校分布情况来看。全国31个省份（港、澳、台除外）已开展职业本科试点的有20个，未开展职业本科试点的有11个，分别占比64.52%和35.48%。开展职业本科试点的省份中，有3所职业本科试点学校的3个，分别为河北省、江西省和山东省；有2所职业本科试点学校的6个，分别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陕西省、山西省、浙江省和甘肃省；仅1所职业本科试点学校的10个，分别为河南省、海南省、四川省、江苏省、辽宁省、湖南省、贵州省、重庆市、上海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暂未开展试点的11个省份目前均在积极筹备和申报过程中。从全国整体情况来看，职业本科试点分布呈多点布

局、全面推进趋势。

3. 从职业本科试点学校办学性质来看。全国32所职业本科试点学校中民办性质的有22所，公办性质的仅10所，分别占比68.75%和31.25%，民办职业本科试点学校明显多于公办。2019年批准的15所试点学校全部为民办性质，占比100%。2020年批准的9所试点学校中民办性质的7所，公办性质的2所，分别占77.78%和22.22%。2021年批准的8所职业本科学校全部为公办性质。可以看出，教育部在新审批试点学校过程中已由民办为主向公办为主转变。

（三）职业本科招生规模正在逐渐扩大

1. 从试点学校专业设置来看。职业本科19个专业大类中已开展试点的专业大类有16个，仅水利大类、轻工纺织大类、公安与司法大类3个专业大类暂无学校开展试点。90个职业本科专业类中已开展试点的专业类有38个，占职业本科专业类总数的42.22%。其中，招生专业数量最多的是计算机类，有8个专业开展试点；其次是语言类，有5个专业开展试点；然后是机械设计制造类和艺术设计类，分别有4个专业开展试点。247个职业本科专业中已开展试点的专业有63个，占专业总数的25.51%。当前，出现部分专业扎堆试点现象，如大数据工程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管理专业已有15所试点学校招生，软件工程专业有14所试点学校招生，电子商务和建筑工程专业分别有12所试点学校招生。由此可见，近三年各试点学校招生专业主要集中在部分专业类和专业上，还有部分专业无人问津，未来需开展试点的专业类和专业空间较大。

2. 从试点学校录取分数线来看。32所试点学校参与2021年职业本科招生的有30所，从30所试点学校录取分数线来看，基本在各省本科批录取控制线上下。其中，录取分数线和本省录取控制线持平的学校15所，占比50%。超过本省录取控制线1分至10分的学校4所，超过11分至30分的学校7所，超过30分以上的学校4所，分别占比13.33%、23.33%和13.33%。录取分数线最高的是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物理类别超出本省录取控制线54分，历史类别超出本省录取控制线32分。2021年参与职业本科招生的专业63个，招收职业本科学生4.14万名。目前，全国职业本科在校生规模达12.93万人，可见越来越多的高考学生愿意接受高

层次的职业本科教育。

3. 从试点学校学费标准来看。学费标准以每年1万元为分界线，全国32所试点学校低于每年1万元的11所，高于1万元的21所，分别占比34.38%和65.62%。低于每年1万元的试点学校公办占10所，民办仅1所。公办学校学费标准一般都在每年5000元左右，最低的是贵阳康养职业大学现代家政管理和智慧健康养老管理专业，每年仅4100元。民办试点学校唯一低于每年1万元的是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每个专业为每年9700元。学费标准高于每年1万元的21所试点学校全部为民办，其中学费标准在1万元至2万元的学校8所，2万元至3万元的学校10所，3万元以上的学校3所，学费最高的是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区块链技术专业，学费标准为每年36000元。由此可见，民办学校学费普遍高于公办学校，且相差较大，如民办学校最贵的区块链技术专业与公办学校最便宜的现代家政管理专业学费标准相差8.78倍。

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面临的主要困境

职业本科试点虽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效，但在社会地位、发展定位、教学质量和办学条件等方面仍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和困境，制约了职业本科试点的推进速度，主要表现为如下。

（一）社会地位方面

1. 社会对职业本科的“知晓度”普遍偏低。一是社会对职业本科的认知存在偏差，传统上理解的本科一般是指重点本科、普通本科和独立学院本科，俗称一本、二本和三本，而职业本科实施时间不长、规模不足，人们习惯将其等同为二本或者三本，很少从教育类型和同等地位上进行区别。二是用人单位对职业本科的人才培养目标了解不多，由于第一批职业本科学生还未毕业，用人单位较难掌握学生真实的技术技能水平和就业适应能力，因此暂不会把职业本科毕业生作为人才招聘的主要对象。三是社会对职业本科的认可度基本停留于专科层面，试点学校从专科完全转变为本科需要一定的过程，短时间内专、本学生混合管理模式依然存在，本科大学的氛围一时较难形成，社会对职业本科大学的评价还需逐步转变。

2. 考生“被动”报考职业本科的现象明显。“被动”报考职业本科学校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职业”，一个是“民办”。职业教育长期以来被定位为“兜底教育”，在考生和家长心

中印象不佳。同时，考生和家长对职业本科了解较少，个别家长见到“职业”两字就误解为职业本科就是专科层次。虽然职业本科已纳入各省本科批次招生，但考生和家长仍然不会“主动”选择，更不会以第一志愿填报职业本科学校，除非部分考生高考成绩在本省本科批控制线上下，为确保能被本科批次录取，才会“被动”选择职业本科学校作为保底志愿。另外，“民办”职业本科也是考生和家长“被动”选择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是民办职业本科学校学费普遍偏高，普通家庭难以承担其高额的学杂费。二是担心民办职业本科学校的师资、办学条件和学习氛围比不上公办普通本科。三是顾虑民办职业本科的毕业证书在就业方面没有优势。由于“职业”和“民办”的双重原因，开展职业本科试点以来各试点学校录取分数线普遍不高，个别民办试点学校还出现生源不足现象，需要通过本科批征集志愿来降分录取。

（二）发展定位方面

1. 职业本科教育发展路径不清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作为两种不同类型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从国家法律和制度层面都已明确。但相比之下，普通高等教育早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教育发展路径，普通本科学士生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晋升通道相对容易。而国家虽已经明确职业本科学士学位和普通本科学士学位同等质量，不影响就业和考研，但职业本科学生发展至普通高等教育的硕士研究生，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知识结构、技术技能提升上是否符合职业本科学生发展规律，这些不确定性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

2. 职业本科试点学校整体规模偏少。当前我国高等职业学校1518所，其中高职专科学校1486所，职业本科试点学校32所，仅占高等职业学校的2.1%。大部分省份仅一所学校参与，还有部分省份未参与职业本科试点。参与职业本科试点学校少、范围窄的主要原因：一是申报学校办学条件不能满足职业本科学校设置标准。二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审批严格、程序复杂。三是按照稳步发展职业本科的指导思想，试点要求逐步提高。正因为职业本科试点学校偏少、职业本科学生规模不大等，导致试点氛围较难形成，试点效果较难体现，试点经验较难提炼，试点影响较难发挥。

（三）教学质量方面

1. 试点学校师生思想观念转变滞后。职业本

科试点对于教育行政部门、试点学校、教师和学生都是一个全新事物，可参考借鉴的经验基本为零，需要试点学校在试点过程中不断总结和提炼。但在本轮试点过程中各试点学校思想观念转变相对滞后，影响职业本科试点推进速度。一是试点学校由高职专科升格为职业本科，不是简单地由“学院”更名为“大学”，而应在办学理念、治理体系、教学质量、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员工素质、工作作风等方面实现全方位的升格，但试点学校在如何实现全方位升格方面缺少可行性举措。二是职业本科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不清晰，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应该高在何处，缺少具体量化考核指标。三是职业本科试点学校对试点任务认识不清楚，没有制定明确的试点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基本按照国家 and 各省份要求按部就班开展试点工作，较难形成各校试点特色和亮点。

2. 职业本科试点专业整体布局欠规划。一是职业本科专业定位不清晰。部分试点学校专业设置没有主线，未按照专业大类、专业类和专业三级目录合理布局学校专业结构，个别试点学校一个专业就是一个专业大类。二是专业设置调研不充分。未结合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设置专业，个别试点学校出现根据招生情况来设置专业的问题。三是职业本科专业教学条件不达标。教师专兼结构不合理，专任教师企业实践经历不够，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和专业技能教学设施设备的功能不能完全满足职业本科专业教学需求。

3. 职业本科人才培养过程管理不规范。一是职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执行过程监管机制不够健全，尚未建立职业本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方案修订缺乏科学依据。二是“三教”改革不够深入，教学手段单一，教学资源适应和响应产业发展、技术升级、业态更新的速度不够快，数字式、活页式、工作手册式的新形态教材开发不够丰富。三是教学管理不到位，教学日常检查、定期检查、专项检查等不够规范，教学评价主体单一，试点学校职业本科相关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不到位，课程标准与考核标准不齐全，过程质量监控不到位等。

三、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的推进策略

针对职业本科试点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应该从增强公信力、凸显吸引力、筑牢硬实力、强化软实力、提升影响力五个方面下功夫，进一

步推进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具体策略如下。

(一) 坚持职业教育政府主导，增强职业本科公信力

1. 完善职业本科制度体系建设。近三年，国家针对职业本科试点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为职业本科稳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随着试点的不断推进、试点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体系建设。一是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为契机，从国家立法层面确保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同等地位，逐步转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保证职业本科的合法地位。二要全面实施“职教高考”制度。“职教高考”是落实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一项重大举措，是打破40多年来一直以知识考试模式为主的突破口，也是扩大职业本科招生范围和保障职业本科学生技术技能水平的主要渠道。“职教高考”实施后考生既可选择以知识考试为主的普通高考，也可选择“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职教高考。三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职业本科招生、就业和创业等方面的政策保障制度，从政策制度层面把好职业本科学生入口和出口质量关。四是推动职业本科课程教学标准、教学质量标准、“双师型”教师标准、学生实习实训标准、学位授予标准等标准体系建设，逐步实现职业本科教育教学规范化、标准化。

2. 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框架体系建设。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分为职业本科和高职专科两种层次，随着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和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社会对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高职院校对办学层次提升的迫切需要，必将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至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这样才能满足社会所需、学校所盼、学生所求。按照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两条铁轨”并行发展的思路，当务之急是要办好职业本科试点，防止职业本科办成高职专科的延伸版、普通本科的复制版，然后在职业本科成熟的基础上开展职业硕士研究生试点，再逐步发展至职业博士研究生培养，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高等职业教育框架体系，实现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在“两条铁轨”上同步向前。

(二) 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凸显职业本科吸引力

1. 坚持职业本科特色发展。一是按照职业本

科高起点、高标准和高质量原则，充分发挥职业本科技术技能水平高于普通本科、理论水平高于高职专科的优势。二是在办学方向上坚持职业教育类型不变，在培养定位上坚持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不变，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坚持办学特色发展不变，始终保持职业教育的底色和特色。三是打造职业本科教育品牌，主要是在试点学校办学特色上创品牌，在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上酿品牌，在校企合作协同育人上出品牌。四是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走出去，开展高等职业教育中外合作交流、合作办学，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化水平的职业本科大学。

2. 创新校企合作办学机制。一是创新职业本科校企合作模式。职业本科试点学校要在政策推动和行业指导下积极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校企共建产业学院、技术技能创新平台、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和教师培养培训基地等，不断延伸自身办学空间。二是拓展职业本科校企合作内容。试点学校和企业可按照“九个共同”拓展校企合作内容，即职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校企共同制订、教师队伍校企共同委派、教材资源校企共同开发、教学方法校企共同设计、实训条件校企共同建设、培养质量校企共同监管、技能竞赛校企共同组织、师资培训校企共同承担、就业创业校企共同分享，不断丰富校企合作形式和内容。三是优化校企合作政策环境。进一步理顺产教融合型企业的申报流程和申报标准，多部门协同落实产教融合型企业“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激励政策，激发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内生动力，推动学校和企业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

3. 优化技术技能人才发展环境。一是加强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的宣传力度。挖掘和宣传一批行业企业一线专业技术技能人才的典型事迹，形成尊重劳动、崇尚技能、厚植创造的社会氛围。二是将符合条件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纳入各地高层次人才计划。鼓励在高层次人才培育、引进和遴选等方面优先考虑技术技能人才，改变传统的重学历轻技能的用人导向。三是打通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晋升空间。从立法层面保证普通本科和职业本科学生在求职招聘、购房落户、职称评审、职务晋升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对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技术技能人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四是提高技术人才的薪酬待遇。

按照工作技术技能含量高低决定薪酬待遇的原则，鼓励技术技能人才钻研技能、创新技能、探索技能，不断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

（三）加大基础办学条件投入，筑牢职业本科硬实力

1. 坚持教育公益属性，实施公办民办同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当前全国32所职业本科试点学校中，仅10所公办学校享受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办学，22所民办学校虽都被定性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但均未享受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一要从国家制度层面，统筹全国性财政教育经费开支，不断缩小各地财政性教育经费差异，逐步提高职业本科试点学校财政性教育经费，并试点开展非营利性民办职业本科学校“民转公”工作。二要从地方政府层面，统筹公办和民办学校学生同享国家财政拨款经费，逐步解决民办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不足问题。地方财政部门积极落实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财务专用账户监管制度，确保民办学校营利性收入用于学校事业发展建设，保证日常教学正常运行，保障教师队伍稳定可靠。三要从地方教育部门层面，加强专项试点项目、专项建设项目、科学研究项目等相关教育专项的立项倾斜，通过项目立项拨款、以奖代补等政策拓宽试点学校经费来源渠道。

2.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试点学校办学条件符合设置标准。一是土地面积方面，保证生均占地面积不低于60平方米，且校园占地面积不低于800亩。二是建筑面积方面，在确保生均校舍建筑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的情况下，优先建设教学科研行政用房。三是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方面，加大场景化实训教室、生产性实训工厂、虚拟仿真实验教室和理实一体化教室等教学仪器设备的购置。四是图书资源方面，在确保生均图书不低于100册的基础上，优先职业本科核心专业类相关专业书籍和电子图书采购。五是学生实习实训场所方面，加大校企共建共享共用生产性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践平台。

（四）落实教育教学内涵建设，强化职业本科软实力

1. 以核心专业类建设为龙头，培育试点学校持续发展力。一是合理规划学校专业大类和专业类布局。坚持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原则，在科学分析产业、职业、岗位和专业的关系基础上，

结合试点学校所在区域产业优势和自身专业特色，科学设置学校专业大类和专业类，形成学校专业大类和专业类发展主线。二是逐步在专业大类和专业类范围内增加专业。确保专业大类和专业类不变的情况下，围绕学校专业类主线合理确定专业发展方向和数量，按照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要求，坚持职业教育类型不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不变、办学特色发展不变，遵循“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逐年逐步设置新增专业。

2. 以高水平专业建设为重点，打造试点学校核心竞争力。一是扎实开展职业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调研。调研对象要围绕该专业面向的主流行业、企业和就业市场，调研数据要全面真实可靠，调研分析结论要与人才培养方案的职业面向、培养目标与规格、课程设置、课程标准、技能考核标准等紧密关联，相互衔接。二是突出“职业”和“本科”两个关键词制订职业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切实把人才层次的高等性、知识结构的职业性、人才类型的技能性、就业岗位的适应性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三是科学设置专业课程体系。课程体系设计要围绕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思路定位，课程标准对接行业企业新标准、新技术、新工艺，课程内容根据职业本科学生认知规律和职业能力成长规律进行序化或重构。四是围绕高层次技术技能教学需要开展职业本科特色教材建设。要以行业企业真实生产项目、典型工作任务和大型工程项目案例为载体，按照职业本科课程标准与行业职业标准对接、职业本科教学内容与企业工作任务对接的原则，编写适合职业本科教学的工作手册式教材、活页式教材和融合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形态教材。五是按照场景模式建设职业本科专业实训条件。可采用小组讨论式、项目开发式、圆桌研讨式等场景模式建设实训教室，便于师生开展小组教学、项目教学和案例教学。六是彰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特色。结合行业、企业发展新需求和职业变迁，对接岗位能力发展趋势和动态，及时调整相关内容，在专业建设、课程体系、教学模式、评价方式、质量管理等方面体现学校及专业自身特色。

3. 以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为关键，提升试点学校师生凝聚力。一是制订试点学校中长期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高职称高学历方面引进职业本科专业领域内教授和博士研究生，技术技能方面

引进该行业内知名技能大师、工匠大师和领军人才，协同推动行业企业关键技术难题攻关，共同承担职业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教育教学。二是扩大行业企业一线兼职教师比率。加强校企人才交流深度合作，建立校企人才互培互聘互用机制，校企共同为企业一线兼职教师创造有利条件和舒适环境，解决企业一线兼职教师不愿来、不想来的问题。三是加强“双师型”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培养。完善专任教师赴企业生产一线实践锻炼机制，保证专任教师每年赴企业生产一线实践经历时长，保持专任教师技术技能水平与技术技能革新同步。四是打造高水平高级别专业教师团队。以试点学校核心专业为基础，以技能大师、领军人才为引领，以国家、省级教学名师为中心，组建一批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技术技能研发团队和技术难题攻关团队等。

4. 以职教高地文化建设为亮点，塑造试点学校发展传承力。一是践行职业本科“大学”使命。试点学校应勇当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努力成为职业教育步入现代化的领头羊，不断提升职业本科教育的高度和水平。二是彰显职业教育特色。紧密对接国家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发展中最重要的位置，不断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推进校企协同育人、合作育人，形成区域产业和教育共生共荣的发展格局。三是把握职教高地发展机遇。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发展带来的机遇，主动服务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努力培养企业急需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积极满足社会对学历层次重心上移的需求。四是坚持试点学校内涵发展、特色发展。试点学校不仅要结合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优势，也要结合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特点，更要结合学校自身发展亮点，不断强化学校内涵发展和特色发展，形成学校独具特色的职教文化，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五）用好职业本科评价指挥棒，提升职业本科影响力

1. 构建多方参与评价模式，满足多元利益主体诉求。政府评价层面，总体按照管、办、评分离模式开展评价。政府作为职业本科试点学校的

管理者，不仅要结合试点实际情况合理制定评估细则和管理办法，做到评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还要考虑各地试点发展方向和规律，推动试点学校错位发展和特色发展。学校评价层面，应通过“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评建结合”主动承担教学质量合格评估主体责任，根据评估细则实施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学生学习质量评价、技术技能培养质量评价和就业创业质量评价等。社会评价层面，作为实施职业本科教学质量评估的关键环节，一要建立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本科教学质量评价机制，二要建立用人单位人才质量交流互动机制，三要建立家长和学生教学质量意见反馈机制，切实保障社会公众参与职业本科教学质量评价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评价权。

2. 合理应用质量评价结果，推动职业本科高质量发展。试点学校应以《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标和基本要求》为契机，明确职业本科教学方向，加强教学规范管理，完善质量保障体系。一是通过评价确保学校职业教育特色更加鲜明，办学定位更加精准，发展目标更加清晰。二是确保学校专业设置更加精准对接国家和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并及时根据产业转型升级动态调整学校专业建设。三是确保学校人才培养定位更能适应区域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需求，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更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四是确保学校课程教学资源更丰富，教学方法与学习评价更加多样，实验实训场景更接近企业生产一线。五是确保学校教师队伍年龄、学历、专业技术职务、专兼职比例等结构更加合理，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更具高水平，教师教学水平更具专业化。六是确保学校教学经费投入更有保障，校舍、运动场所、活动场所、实践教学场所及设备更加完善，图书资料种类更加齐全。七是确保学校教学管理制度更加规范、完备，主要教学环节质量监控更加严格，学生就业质量更高、适应性更强，社会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更加认可。

（罗校清，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实训中心副教授、高级实验师，湖南湘潭 411100；李锡辉，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高级工程师，湖南长沙 410200）

（原文刊载于《教育与职业》2022年第13期）

职业本科教育的实践探索、发展瓶颈与推进策略

梁克东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各行各业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职业教育“层次壁垒”的弊端日益显现，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逐渐提上日程。在政策的强劲推动下，职业本科教育逐渐“破冰”，先后出现了多种实践探索和有益尝试。2021年初，教育部相继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等，将职业本科教育实质性推进了一大步。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在此背景下，审视职业本科教育的实践探索历程，剖析职业本科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探寻其作为类型教育的发展策略，对于推动我国职业本科教育从试点探索向稳步发展迈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职业本科教育的实践探索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举办职业本科教育。之后，国家又出台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为职业本科教育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与路径指引。在政策的强劲推动下，职业本科教育出现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

（一）“转型”：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发展

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发展是我国职业本科教育落地实践的首次尝试。2014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要“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2014年6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在办好现有专科层次高等职业（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发展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培养本科层次职业人才”。2015年，《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确定一批有条件、有意愿的试点高校率先探索应用型（含

应用技术大学、学院）发展模式”，这标志着我国职业本科教育步入政策指导和落地实践阶段。在地方层面，广东、浙江、河南等20多个省（区、市）出台了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文件，从简政放权、专业设置、招生计划、教师聘任等方面为普通本科高校转型改革提供支持。然而，由于在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的组织场域中，“学科神话”是占主导的制度逻辑，研究型 and 综合性大学是高等教育组织的“深层信仰”，导致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存在“不愿意转”或“转型不彻底”的现象，始终难以进入职业教育的轨道。

（二）“合作办学”：高职与普通本科学校联合试办高职本科专业

2015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指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并将“探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实现形式和培养模式”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浙江、江苏、山东等17个省份承接了这项任务，主要是通过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学校联合试办高职本科专业的方式开展试点。如江苏省的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分段培养项目（3年高职+2年本科，又称“3+2”分段培养）、高职院校与应用本科“4+0”联合培养项目；山东省的“2+2”学分互认高职本科人才培养工作试点；等等。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学校联合试办高职本科专业是我国职业本科教育落地实践的进一步尝试和探索，是一种“合作办学”的新方式。其学制为4年，依托高职院校优质资源，以高职院校办学为基础，由高职院校联合普通本科学校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然而，由于高职院校没有学位授予权，必须按照普通本科学校毕业要求授予毕业生普通本科学校本科毕业文凭，致使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受到普通本科学校的制约，出现了“贴牌生产”现象。这就导致很多高职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与普通本科同质化严重，职业教育自身的特色荡然无存，不利于职业本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三）“升格”：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2019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要“开展本科层次职业

教育试点”，突破了“原则上专科高等职业院校不升格为或并入本科高等学校”的政策限制。随后，教育部先后公布了两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名单，规定试点学校名称中要使用“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大学”字样，要坚持职业教育办学定位，保持职业教育属性和特色，开启了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升格”探索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教育部共公布批复了22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名单，其中21所为民办专科高职院校升格为民办职业本科学校，1所为公办专科高职院校升格为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可以看出，试点的主体是民办院校。调研发现，与公办专科高职院校相比，已升格的这21所民办专科高职院校总体上办学基础薄弱、发展滞后，不论在基础设施、社会声誉，还是队伍建设、办学质量上，均远落后于大部分公办专科高职院校。这些学校很难获得公共财政的支持，办学过于市场化，无法深耕于当地实际的经济需求。这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来说是一个巨大考验。

（四）“转设”：独立学院转设或与高职院校合并转设为职业本科

2020年5月15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在转民、转公、停办三条基本路径外，给出第四条路径，即：“鼓励各地积极创新，可探索统筹省内高职高专教育资源合并转设，也可因地制宜提出其他形式合法合规的转设路径，经教育部同意后实施。部分独立学院独立转设或与高职专科院校合并转设为本科层次职业院校。”目前，教育部已批复5所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合并，转设成为公办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其中，独立转设院校1所，合并转设院校4所。这给高职院校和独立学院同时突破“合并”和“升格”两条红线赋予了法定的许可，对于高职院校和独立学院来说，本应该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但是由于部分独立学院师生和家长对“职业本科”存在误解和抵触，导致浙江、江苏、山东和江西等地按下了“合并转设”的“暂停键”。

二、职业本科教育面临的发展瓶颈

从“转型”到“合作办学”“升格”，再到“转设”，职业本科教育在摸索中前进，加速补齐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短板。然而，在实践探索中，职业本科教育实质性进展缓慢，从顶层设计到院校实践都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和发展瓶颈。

（一）标准制度建设落地难

职业本科教育在我国发展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标准制度建设滞后、落地难，特别是标准体系不完善、质量保障机制缺位、支持引导力度不够等，严重制约着职业本科教育的实践探索进程。一是标准体系不完善。目前，我国已出台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但在职业本科教育的评估或评价标准、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等方面仍是空白，这是制约职业本科教育落地实践的基础性问题。二是质量保障机制缺位。我国职业本科教育与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普通本科教育有所不同，办学内涵和人才培养规格具有显著差异，发展路径和学校来源更加复杂多样，面临着巨大的质量考验。政府如何通过管理和评价确保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质量，客观、公正、科学地评价本科层次职业院校的办学成效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此外，我国职教高考制度和职业学位制度仍在酝酿中。三是支持引导力度不够。当前关于“开展职业本科教育”的论述主要散见于政策文件中，缺少强有力的具体化政策，在发展规划、宣传引导、资金投入方面也远远不足，尤其是对职业本科院校建设的针对性财政支持缺乏，导致职业本科院校改革动力不足。四是发展路径飘忽不定。在政策指引下，我国已探索了多条职业本科教育发展路径，但目前还处于摸索阶段，未来的发展路径尚不明确。

（二）办学条件支撑保障难

办好职业本科教育，必须有优质办学资源作为重要支撑。当前，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院校基本上由转型、升格和转设院校组成，很多学校的“基础弱、原有的办学惯性大”，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资源和条件匮乏的问题，难以支撑保障职业本科教育的稳步发展。一是硬件设施投入不足。调研发现，目前大部分院校都存在着硬件设施投入不足的问题。从职业本科教育试点院校来看，这些学校大多由民办高职专科院校升格而来，校舍、实训设备、图书资料等硬件设施普遍较差。其中，办学经费的短缺、教学基础设施薄弱是学生反映最为不满的因素之一。二是软件实力亟待提升。尤其是教师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不匹配。职业本科教育既具有“高等性”特征，又具有“职业性”特征，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教学能力、科

研能力，还必须具备技术技能实践能力。不管是“转型”“合作”，还是“升格”和“转设”，如何建设与之相匹配的教师队伍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全国19所职业本科教育试点院校的相关数据显示，（见表1）师资力量总体较为薄弱，普遍存在专职教师数量较少、高级职称比例偏低、高学历人才紧缺、“双师型”教师数量少等问题。

表1 全国19所职业本科教育试点院校教师队伍情况

学校	专任教师数	高级职称占比/%	硕士以上教师占比/%	“双师型”教师占比/%	师生比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719	40.19	50.35	33.94	1:10.69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394	41.83	41.83	38.96	1:17.11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798	40.35	59.4	37.34	1:13.26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967	32.51	30.93	41.47	1:16.7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1130	35.84	56.11	41.59	1:14.74
广西城市职业大学	1745	30.37	34.73	40.23	1:17.99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510	39.6	62.94	61.57	1:12.59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555	32.43	36.75	41.98	1:21.66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407	22.11	35	36.94	1:10.93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447	35.62	—	50.82	1:13.45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517	64.99	35.98	64	1:14.87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620	32.25	—	52.82	1:17.64
南昌职业大学	776	32.73	55.29	35.44	1:18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	340	40.59	36.18	47.88	—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	444	33.11	63.29	77.03	1:14.49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352	34.01	65.91	51.70	1:17.87
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	560	31.07	25.89	48.04	1:16.7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466	43.56	—	80.04	1:13.02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713	42.36	—	92.29	1:13.54

数据来源：各试点院校的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1）及学校网站。

（三）专业建设迭代升级难

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是专业人才的培养，而专业建设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石。不同发展路径下的职业本科教育在专业建设迭代升级方面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从“转型”来看，应用型本科院校受学科导向的影响，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对于新设置的专业缺乏前期精准的调研，热衷于开设“热门”专业，课程体系仍然是重理论轻实践，存在“学科化、体系化过重”的问题。从“升格”来看，我国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基础长期较为薄弱，尤其是民办高职院校的专业基础更为堪忧，面临着专科专业向本科专业的升级挑战。民办试点院校原有的专业基础与本科的要求相差甚远，很多专业都还达不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中的基本条件，如果不对标改进，将成为阻碍其发展的重大障碍。从“转设”来看，独立转设的院校要改变专业设置盲目追求数量的倾向，亟须对以学科为中心的专业和课程体系进行改造，突出职业教育特色；合并转设的院校急需解决好公办与民办、专科和本科、人才培养理

念、方式、资源等方面的冲突和矛盾，在专业建设上面临着融合改造的挑战。

三、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策略

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未来一定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主攻方向。从当前形势和任务出发，迫切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配套制度，找准发展路径、稳定办学规模，强化支撑保障、提升办学质量，注重专业建设、推进合作育人，着力推动职业本科教育行稳致远。

（一）制度先行：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配套制度

制度建设是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一项迫切任务，对引导职业本科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保障职业本科教育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明确合法性地位。要加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等相关法律条例，明确职业本科教育的合法性地位，赋予职业本科院校学位授予权。根据职业本科教育的类型特征构建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允许职业本科毕业生进入学术型研究生教育体系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搭建起纵向衔接、横向融通的学位制度体系立交桥。同时，要推动高考分类考试改革，针对不同群体，实行分列招生计划、分类考试评价、分别选拔录取，严把入口关，优化职业本科教育的生源供给体系。二是加快标准研制。要遵循职业教育类型属性和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规律，在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建设框架内制订职业本科教育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等各项标准，构建适合国情、结构合理的职业本科教育标准体系。三是夯实经费保障。建立健全职业本科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形成与职业本科教育办学规模、培养成本、办学质量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和生均拨款制度，为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提供物质保障。四是优化体制机制。一方面，要理顺职业本科教育的管理体制，建立以省级政府为主的运行管理体制，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另一方面，要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学校自治、社会监督的职业本科教育评价机制，确保职业本科教育规范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

（二）方向指引：找准发展路径、稳定办学规模

发展好职业本科教育，必须明确发展方向、

找准发展路径，遴选出真正“想”办职业本科教育且“能”办职业本科教育的学校或专业，切实推动其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结合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践思考，提出以下两条主要路径。一是支持56所高水平高职学校率先发展，举办职业技术大学。在综合研判学校现有办学条件、优势特色、发展潜力等因素基础上，在国家“双高计划”的56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中，支持符合条件的学校举办职业技术大学，打造一批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让人民满意的职业技术大学，开设一批专业特色突出、就业优势明显、服务产业需求能力强的职业教育本科专业，打造样板、发挥示范作用。二是支持有条件的高职专科学校、普通本科学校和应用型本科学校举办职业本科教育专业。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首先是因为新技术革命和产业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能力素质要求的高移，而到底何种专业能够开展职业本科教育主要依据产业发展需求而决定。因此，要按照专业设置标准，围绕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产业领域、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发展需求，鼓励并支持一批有条件的高职专科学校、普通本科学校和应用型本科学校办好一批职业本科教育专业。现阶段，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必须以全面衡量、保证质量、择优遴选、稳步发展为原则，按照更加注重实际需要、更加注重质量提升、更加注重作用发挥的要求，坚持适度规模发展。

（三）资源增效：强化支撑保障、提升办学质量

质量是职业本科教育的生命线。“长期以来，高职被贴上‘次等教育’的标签，既有思想认识观念、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有质量方面的原因”。因此，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必须不断强化办学支撑条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育人环境，提升办学质量。一是提升办学硬件条件。提升办学硬件条件是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基础，也是重点。学校要不断加大校舍建设和设施设备投入，建设更加完善的专业化、实体化实习实训基地，吸引企业联合建设产业学院和协同创新中心、企业工作室、实验室、创新创业基地、实践基地、校外实习基地等，加快补齐“短板”、加固“底板”，为职业本科教育稳步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二是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双师型”教师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出职业教育特色的关键。如何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稳步发展教育本科

职业的重要内容。要推动学校联合行业企业建设“双师型”教师培养基地与企业实践基地，落实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制度，培养高层次“双师型”教师，同时注重引进兼职教师和“企业引进教师”，探索全职与柔性相结合的灵活引智方式，引进行业企业领军人才、产业教授、大师名匠等高层次人才。建立校企人员双向流动机制，打造一批教育教学、技术研发、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专业化“双师型”教师团队。

（四）特色坚守：注重专业建设、推进合作育人

职业本科教育的专业建设不仅要体现“职”，还要体现“高”；不仅要紧紧围绕聚焦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对接新职业，还要进行系统设计，注重与中等职业教育、高职专科教育有机衔接。国家要进行分类指导，加快推进职业本科教育专业建设的转型、升级、改造，促进专业资源整合和结构优化，集中校企双方力量办好相关专业，着力培养一批产业急需、技术过硬、技艺高超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一是规范专业设置。学校设置职业本科专业应紧紧围绕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产业发展重点领域，服务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接新职业，更要与学校办学特色相契合，所依托专业应是省级及以上重点（特色）专业。二是重构课程体系。职业本科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要区别于普通本科教育，彰显职业教育类型属性，根本之道在于重构专业课程体系。校企共同研制科学规范、国际可借鉴的职业本科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坚持工学结合、理实一体，面向复合岗位（群）需求，构建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的模块化、开放式课程体系，提升课程的技术性、高阶性和创新性，并及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产业先进元素纳入教学标准和教学内容。三是创新校企合作育人的途径与方式。推进校企双主体育人是实现职业本科教育本质目标的具体策略，也是为社会培养急需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关键。职业本科教育要不断探索开拓新的双主体育人模式，如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位学徒制，与行业领军企业合作开展订单培养等。

（梁克东，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校长、研究员，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金华 321007）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9期）